

妖人

李

彦

青





3 0396 7180 9

燕北閒人自序

公羊有受誅不受誅之例。受誅者死。當其罪也。不受誅者死。不當其罪也。彥青之諂事曹三。廉恥道喪。誠死有餘罪矣。至罪狀所云剝民貲財。吮民膏血。尅扣軍餉。從中漁利。以此罪之。則民國之爲彥青者何限。而獨死彥青。此彥青之所以振振有詞。不平於地下矣。本編采訪羣言。以誅奸惡。固有所甚惡於彥青。而尤惡夫類於彥青。甚於彥青。而倖逃法網者。嗚呼。彥青死矣。其未死之彥青。閱此罪

狀。吾知良心上之痛苦。當有劇於彥青槍斃時身體上之痛苦者。一言以蔽之。金錢害之而已矣。

凡例

本書爲鄙人所編。上自官僚。下至輿臺。采訪其言。以成此篇。非敢任意杜撰也。

本編傳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人既不一。說不盡同。鄙人各據其說以存之。閱者幸勿詆爲矛盾。

鄙人之編此書。藉以警世諷俗。穢褻之事。義乖雅正。卽言之多人。鑿鑿可據。概不采入。

甚惡之人。容或有甚善之事。本編有毀有譽。不敢一概抹殺。以存三代之直道。

神怪之事。如箕盤示兆。死後訴寃等等。雖屬迷信。不敢斷爲理之所必無。故采入之。

下流爲衆惡所歸。傳聞或有過甚之詞。鄙人沿小說荒唐之例。姑妄聽之。姑妄言之。

本編有據其所述而錄者。有撰稿而見畀者。文言白話。各存其真。鄙人不過稍加增損而已。



李 彥 青 肖 像

妖人
李彥青目錄

慕蓮

羅氏兄弟

活菩薩

九姑

體脂面藥

出賣官僚所

販土

留髡軒

禁齋

碩鼠

兵站總監

責人忘本

爲戚解囊

陳仲子

張鐵嘴

馬弁督辦

李氏兄弟遭朱祖義之挫辱

幾口迷湯難爲十兩烟膏

嫦娥奔月之代價

白兔記與白蛇傳

李六之離間大樹

李彥青爲曹三女公子執柯

曹三與李六之開始交情

李彥青懇求同盧師南下

獅搏兔

李彥青在韓家潭之豪舉

李六曾爲護花使者

某君之等洗腳詩

御免御免

用不着兒等們擔心

李彥青之不平語

李六禁演曹操戲

李六眼中的報紙

李彥青怒海報

李彥青是閻瑞生的知己

夢子都而生

性喜脂粉

竟體生香

相者之言

曹錕之賞識

彥青之命名

出入之無忌

男性之妬

彥青之握曹錕財政權

賄選之罪魁

化粧品之浪費

把兄弟之多

彥青之母

尤有甚於洗足者

鑽戒代價之巨

今之潘安

異夢之不祥

李彥青之串戲

彥青之慷慨

所怕惟吳子玉一人

西湖爲東南戰事之戎首

彥青誤我

曹家花園之布置

認爲義父

彥青之大欲

烟癮之大

喜作女妝

紅顏粉面之烟鬼

彥青之兩妾

十分之一

濟顛僧降壇之預言

自請身臨前敵

爲馬弁時之大功

奉老子爲遠祖

彥青也能爲白話文

彥青書記之翩翩

香中帶臭

以嫩豆腐貼面睡

回天補恨經

模特兒之創論

彥青也能憐才

收支處長之信用

拆白黨之魁首

彥青之日記簿

裏邊靠了李彥青

飲食之奢侈

李彥青之附庸風雅

彥青之茶酒癖

李彥青之貪婪與橫暴

李六家庭之祕史

某君之李六奶奶傳

李氏兄弟之把持公府

李氏兄弟之同惡相濟

某君之白宮嘆

吳子玉眼中之李彥青

李氏被捕前神經之昏亂

李彥青被捕時不肯穿褲子

我見猶憐何況老奴

李彥青之與小王六

皮鞭之還報

外交之結果

自身難保

詠李六詩

狐裘爲曹三所賜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急來抱佛脚

李彥青被刑前後之情形

李六在拘囚中呈檢閱使文

警衛司令部宣佈李氏罪狀文

到時自知

罪狀爲軍閥寫照

生榮死哀

死後之託夢

保險之受騙

李彥青死後之六奶奶

某君代擬六郎上曹三絕命書

某君戲擬曹錕祭李彥青文

某君詠李彥青詩



妖人 李彥青

慕蓮

某部員嘗送公文至總統府戲問收發員某曰李蓮英在否蓋指彥青也彥青聞之不知蓮英爲何如人問諸某祕書乃告以蓮英者滿清時西太后之寵人也招權納賄無所不至時京內外長官皆仰其鼻息獻媚於蓮英者惟恐失當故蓮英至晚年擁貲累千萬勢燄薰天無可比擬焉彥青聞而竊喜遂私鑄一圖章曰「慕蓮」謂企慕蓮英也而以某部員之戲語爲恭維語假他事獎其勤勞擢升一級云

羅氏兄弟

東平羅氏兄弟曰福曰壽彥青之舊友也彥青微時頗蒙福壽之資助嗣後羅氏家落福壽皆失業無聊久之聞彥青爲曹琨所寵旣擁厚資又佔勢力



乃相偕入京。求其援引。彥青以福壽俱無。甚才幹。一時無可位置。而又未便卻情。乃思得一法。就萬姓園左近。賃一洋房。陳設精美。大開博局。令福壽主持其事。時總統方以賄成。大部分議員皆囊橐充盈。正思所以揮霍之。除酒食徵逐外。尙興高彩。烈彥青卽乘此機會。招之使來。日夜狂博。勝者斂其十分之二五。以作開銷。一星期後。除一切費用外。淨餘十餘萬金。悉以贈羅氏兄弟。乃向彥青懽謝而去。

活菩薩

西山某寺院。香火極盛。當滿清季世。京師婦女之信佛者。自王妃宮嬪以下。每逢朔望。相率至此。寺行香。並爲齋僧等之布施。故寺產日益加增。光緒末年。有自陝西來一異僧。法號禱雲。佔居此寺。以其能知過去未來。事故信奉之者尤衆。時彥青正苦不得志。適居京師。遂往謁禱雲。以下他日。咎禱雲曰。十年後。當有貴人提拔汝。無高位而得祿甚豐。且攬重權。雖手握兵符者。

亦將聽汝支配。但慎防脚跌耳。彥青初不以爲意。其後果遇曹錕以斷袖之愛。總攬曹氏財政。並於支配直系各領袖軍餉事。亦暗中操縱之。悉如禱雲言。至是彥青奉禱雲如神。月必數至。禱雲處爲香火之供。而稱之曰活菩薩。云惟於脚跌一句不解。所謂彥青亦逆揣非吉祥語。屢叩禱雲。禱雲終以含糊應之。及事敗。人有代解之曰。脚者甲也。謂至甲子年便要跌倒矣。

九姑

彥青之妾名九姑者。係江蘇常熟籍。貌僅中人。而性善媚。嘗寄居滬上。民國八年。隨某公子入京。年餘。公子暴卒。九姑流爲妓。又隨鴇母至保定。彥青見而悅之。納爲筵室寵專房。去年彥青又攜至京。然九姑性揮霍。喜結交與某次長之女。公子名媚三者。最爲莫逆。媚三尤抱快樂主義。日與九姑乘坐汽車。逍遙於劇場酒館跳舞會俱樂部等處。彥青初亦不在意。後見其深夜不歸。詰之。則云在某處作葉子戲。如是者數次。彥青疑之一日。俟九姑出遣僕。

四。出。偵。之。至。夜。漏。三。下。一。僕。歸。告。曰。三。姨。太。太。（九姑）與某小姐（娟三）頃偕二少年入某旅館幾號房矣彥青大怒立率健僕數人至其地毀門入縛二少年付巡警挾九姑而回自是閉置室中不放寬一步矣然九姑固善媚者自言受娟三欺非有意爲之也彥青又惑之防漸懈九姑見機有可乘遂賄監守者席捲所有作黃鶴一去不復返矣聞九姑去不及一月而彥青被俘之難作然則九姑殆有先見之明乎

體脂面藥

杜甫詩云口脂面藥承恩澤彼時所謂面藥者非修容品乃謂塗於面可免凍傷者也近聞李六爺在保定時有暹羅人贈以體脂面藥兩種體脂者形似雞子質似白玉每臨睡時取以摩擦肌膚一次則受擦處便光滑如脂面藥者乃一種異香取少許和以清水擦於面或肢體則自有一種幽香發出聞之令人心醉且久而不散幾疑苟令入座焉六爺自得此二種異品以佐

其玉貌增其媚態頓令曹三寵愛之熱度日益加高矣。但或有論彥青之貌係闊額高顴尖顎見之令人作三日惡果如是則雖有體脂面藥恐亦不能轉媼爲妍曹三又何以愛之蓋傳者之過甚其詞也。

出賣官僚所

柳某者彥青之親信人也爲公府駐滬調查處長。於是以調查處作爲出賣官僚所。其價目之廉誠爲空前無比。陸軍少將銜祇售二千元。上校中校則數百元而已。簡任職售八百元。薦任職售四百元。於是上海一隅偵員探夥均加上校中校甚或少將銜矣。各機關科員亦多簡任薦任之銜。人有疑之者則令先付半數由調查處柳某出一收據俟二十天內將證書命令送到。然後再付半數手續可謂周到矣。至其保舉辦法則尤屬奇異。彼於各省所呈請獎公文內添入一二人如原文保十人則增至十二人。於是命令下時則所保之人在內矣。甚且擇稍弱者剔去換入彼所保者。故往往使有真功。

績者反遺落孫山而費數元者則拱手可得顛倒如是所謂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者尙不足比擬也

販土

曹大次子名某者在津地所開旅館軍衣莊並少年等之俱樂部此次經楊以德查封竟抄出煙土三百箱乃悉數交津埠拒毒會在河北公園焚燒亦快事也但以前李六與曹氏昆弟所合作此等交易已不知有若干次其數亦不知有幾千萬箱而在當時則貼以公府駐滬調查處封條當官運之北京誰敢過問耶此非憑空臆測之詞曾有人在公府駐滬調查處見李六致函柳某云前批所開名單共計簡任職若干薦任職若干其中如某人某人尙應付款若干此等款項收集後卽悉數在滬購買大土入京云云據此則一紙空文可換數箱煙土與尋常費血本販土者尤佔便宜何樂而不爲耶

留髡軒

留髡軒者在公府之後方取送客留髡之意乃曹三爲李六所築之金屋也其構造之奇特由某國工程師爲之四圍皆牆壁有東西二門門皆有暗藏機關撥之則自能開闔否則不得出入門內復以香木四圍如屏式雕刻精工無窗牖光線皆自屋頂放入能使通室明亮夜則不見有電燈別有電櫃發出電光宛同白晝又四周皆裝有水管隨天氣增減其熱度故入其中者幾不知有冬夏也但室雖精美曹三亦不常至月僅數次而已於是曹三用爲留髡軒者李六轉用爲藏嬌所矣有名金星者曹三之妾也與李六素有情好惟以府中耳目衆多宵征則畏行多露感慨馬彪吠堪虞故借此爲歡會地趁三星之在戶作七夕之渡河蓋已非一二次矣一夕漏二下金星方入軒不見李六而曹三則儼然在焉大驚曹三怒問曰汝來此何爲答曰吾來覓九姑耳問九姑何人則曰汝不知耶乃六爺之寵姬也曹三曰彼何得來此曰想是六爺導之來前夕九姑曾導予來此今彼約我赴某家跳舞會

覓之不得疑其或在此也故來視之曹三遂不復疑揮之使出噫如金星者可謂極有機變矣

禁鬻

異物志靈狸一體自爲夫婦故能媚人李六在保定時到處受人歡愛不僅曹氏兄弟與敦情好而已也殆亦靈狸之類歟乃自曹三賄選功成後李六身分亦陡然增高除曹三外他人不復能染指焉於是有贈以雅號曰禁鬻

碩鼠

自曹氏勢幽後國民軍總司令部調查曹氏家產其總數幾達一萬萬元其中如河東立豐糧行津門河北恆源紡紗廠直隸井涇之煤礦遵化興隆山之林礦保定所置地皮及建築物津門租界房產公司等李六皆有乾分可提其成數爲六釐五釐四釐三釐不等蓋因曹氏昆弟子姪輩雖極盡搜括之能事但其所以能強取民間豪奪商家者仍憑藉曹三一人之勢力而李

六者乃曹三之魂魄也。一言之出如響。斯應故於其乾分之提取。雖爲數不貲。而在曹氏昆弟子姪輩。終敢怒而不敢言。惟心有所不服。則僅能竊竊議其後耳。於是又贈李六以徽號曰碩鼠。譬如農人之治田播穀。彼碩鼠者無功而食我黍食我苗。爲可恨也。

兵站總監

當奉直戰事起時。李六爲刻扣軍餉計。要求爲軍需總監。曹錕商之某某總長等。咸謂其資格不合。聲望未孚。恐遭軍界中人反對。並懈軍心。於是改任曹銳爲軍需總監。而以李六爲兵站總監。主各路車站進兵事。與轉運軍餉。可以聯絡一氣。二人乃狼狽爲奸。凡可以從中漁利之處。則無微不至。夫軍需總監一職。爲行軍命脈所在。何等重要。乃若輩不以爲重要之責。而視爲肥缺。欲壟斷之。其招怨也宜矣。故李六臨刑時。其罪狀中有此次軍興。又復從中漁利。刻扣軍餉。貽誤戎機。於斯爲甚云云。

責人忘本

某總長微時與曹錕同作小販意頗相得其後遂倚賴曹錕得置身顯宦亦素狎彥青彥青偶問其家世笑而不答一日某總長宴於總統府醉後客散去與彥青同吸阿芙蓉乃自言家本江南丹徒籍兒時貧苦無聊亡走山東道雖曾作小販而流離轉徙無以爲生年稍長投身行伍積功至團長民國以來依傍大帥遂有今日但家有老母及弟未知存亡耳彥青曰汝今日已功成名遂何可忘本宜速電該縣知事調查令堂及令弟如俱無恙可卽迎至京師同享富貴大丈夫何嫌出身微耶某總長聞之躍然起曰不料此言能出汝口吾愧汝矣次日卽如言發電半月後得某縣知事覆電始悉其舊居已毀而母與弟俱寄居某鄉鎮母則爲人司爨弟則爲運貨之脚夫現經某知事迎入縣署矣某總長大喜卽飭路局用花車接歸京師一時傳爲美談謂使某總長骨肉完聚者彥青與有力焉噫彥青一鄙夫耳而天良所激

發一言之善能使人盡其孝友之責是亦不可沒也

爲戚解囊

蕭大者彥青之表弟也山西汾縣人年纔弱冠而丰姿昳麗如美女子以家貧投奔彥青彥青以其年輕暫不畀以事惟時挈之出入公府俾擴眼界曹三見而愛之詢知是彥青之戚欲令留居府中彥青曰渠初來未諳禮節此事且緩蓋知曹三不懷好意也自是每間數日輒傳蕭大入府時有賞賜一日賜以玉兔一雙價值兼金并授意於彥青彥青私謂蕭大曰汝好運至矣蕭大不解所謂乃明告之蕭大曰吾豈肯以清白之軀受汚乎甯死不從耳彥青曰然則汝受彼玉兔何爲蕭大曰賞賜具在返璧何如彥青曰此豈返璧可以了事乎從則福不從則禍立至汝與我至戚也汝旣立志不從我豈可以強汝惟此地則汝不可以再居矣雖然汝千里而來豈忍令汝空手而去汝願遊學乎則速往日本我將助汝萬金以成就汝遠大之材可也蕭大

喜極叩謝曰此吾所日夜禱祝而不獲者不期老兄竟如此慷慨使我如願以償但未知圖報何日耳彥青曰毋多言立出萬金匯票一紙予之俾即日治裝東渡噫此亦俗語所謂強盜發善心者也

陳仲子

議員之受運動在先進各國亦有之然彼固以政黨關係雖私而仍出於公其受運動不足怪也惟吾國所稱參眾兩院之議員則除一二矯矯者外大都以權利爲第二之生命以金錢爲唯一之目的故其甘被非法之運動雖受盡國人唾罵不顧也自賄選告成議員之囊橐充盈者曾幾何時已消耗於金迷紙醉之場嗚雉呼盧之地於是復冀有謀副座者以運動之或有調侃一般議員者曰汝等何不慫恿李彥青使謀副座乎彼固占有金錢之大勢力者也聞者大爲軒渠然此雖戲言亦不謂無因蓋此時之彥青仗餘桃之寵重權在握聲勢烜赫議員之趨附之者如蟻慕羶莫不冀分其殘羹冷

矣。以濟己之欲。壑爲得意。有陳某者。與彥青爲同鄉。嘗以鄉愚弟進。見彥青。亦待之有加。禮自此時相往來。彥青遇有宴會。事輒邀陳某入座。陳某則脅肩諂笑。無所不至。一日。又在某處同座。陳某見彥青袍角沾有污泥。卽屈身爲拂拭之。旁一人笑曰。井上有李蟠食。實者過半矣。陳仲子猶匍匐往將食之耶。（蟠曹借音）又一人笑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誠廉存臉借音。不存臉。謂沒有臉子也。）卽此一事。亦可想見彥青之勢。歟矣。

張鐵嘴

德發債票一案。當時之參預得賄者。除曹錕居大股外。自餘如某總長。某次長。某督軍。某議員等。各各分肥。曾繕有祕密名單。因其數目之多少。自總長以下。尙須酌量修改。故此單暫由李六收執。不料攜至某祕書室。偶閱送某巡閱使公文。輾轉需時。而此單忽然失去。徧尋不得。大爲詫異。其時在旁者。祇一親信僕人。並無外客。而僕亦解衣聽檢。以表示其無盜竊之弊。李六乃

思此單雖不甚重要但單上已載明德發債票緣由設竟流傳外間則總統以下得賄之罪已成鐵據豈非我一人之責乎由是心頗懊喪歸家後告知其妻謂此事設令三爺知之必重責我疎忽也將奈何其妻曰獅子胡同之張鐵嘴拆字極驗盍召之來究竟覓得到否可令一決也李曰諾鐵嘴至李隨手拾一紙捲爲一來字鐵嘴將來字寫成夾一兩字曰當夾在一束紙內覓之可得李偶一尋思忽躍起曰是矣其神仙乎立命僕至公府祕書室內取適所閱送某巡閱使之公文至須臾回報曰公文已交郵差矣李意得賄之事甚祕即某巡閱使亦不令知今此單誤封入公文內非但彼亦欲分肥且將傳爲一大笑柄也即以電話通知郵局令速發還拆其封而檢之則得賄單赫然在焉大喜以百金賞張鐵嘴

〔按〕某報載李供德發債票一案參預得賄者計有百餘人之多李開名單以曹錕爲首次及財政界教育界參眾議員甚至某大學生亦在其內

云云想李此時故意攀誣多人以爲己之分謗地冀免一死也然亦愚而可憐矣。

馬弁督辦

李景平者彥青之義子也本姓許爲某師長之小舅爺恃其乃姊之寵愛恆在外招搖尤喜爲非里游見馬弁等之強橫所至妓院不費一錢而龜鶩等屈意奉承之以爲大榮擬資緣爲馬弁隊長某師長以馬弁原有隊長何得撤消熟手更換生手遂賞以馬弁督辦之虛銜自是景平出入汽車用兩馬弁護衛之終日挾妓飲博仗勢作威一日以事毆傷平民爲保衛治安團拘之去詢知爲某師長之戚旋卽釋放景平以爲大辱泣訴其姊務求懲辦保安團丁並撤團長之任某師長不欲得罪地方礙難出名乃轉託彥青暗中借他事撤換保安團長以釋景平之怒景平乃知彥青勢力遠出某師長之上卽白其姊求爲彥青義子某師長本欲倚重彥青遂力爲運動並夸說景

平。年。少。有。才。祇。以。幼。失。怙。恃。無。所。依。歸。而。極。崇。拜。長。者。故。願。託。爲。螟。蛉。云。云。又。備。重。物。爲。景。平。進。見。禮。彥。青。徵。其。妻。同。意。其。妻。以。己。無。所。出。又。見。景。平。貌。頗。文。秀。遂。允。之。於。是。景。平。移。居。李。宅。而。改。姓。李。矣。而。尤。與。彥。青。之。弟。號。七。太。歲。者。臭。味。相。投。兩。人。遂。朋。比。爲。奸。矣。

李氏兄弟遭朱祖義之挫辱

七。太。歲。靠。乃。兄。之。勢。霸。佔。民。居。結。交。匪。類。濫。通。關。節。窩。藏。盜。物。蓋。無。惡。不。作。尤。甚。於。其。兄。至。京。師。各。胡。同。之。妓。院。聞。其。名。更。畏。之。如。虎。幸。而。不。降。臨。則。已。苟。蒙。其。降。臨。則。香。巢。貴。客。逃。避。一。空。龜。搗。等。奉。承。稍。不。如。意。則。將。陳。設。器。具。任。意。搗。毀。客。有。不。讓。房。間。者。則。呼。健。僕。叱。走。之。某。機。關。之。科。長。沈。某。曾。受。其。辱。脚。之。刺。骨。適。有。素。識。之。標。師。名。朱。義。祖。者。在。京。義。祖。爲。某。會。黨。之。健。徒。本。領。絕。大。而。有。俠。氣。沈。某。走。謁。之。告。以。七。太。歲。之。凶。橫。思。有。以。挫。折。之。義。祖。允。諾。一。日。偵。知。七。太。歲。將。至。某。妓。院。設。宴。請。客。義。祖。屆。時。先。往。詭。言。七。太。歲。邀。

之。來。否。則。該。妓。院。不。敢。納。也。危。坐。室。中。須。臾。七。太。歲。挾。健。僕。數。人。至。鵝。母。謂。七。太。歲。曰。有。客。在。室。恭。候。七。爺。久。矣。及。相。見。則。素。不。相。識。李。七。問。曰。汝。是。何。人。祖。義。以。拳。抵。桌。曰。七。太。歲。汝。何。勢。利。至。此。我。標。師。朱。祖。義。乃。不。識。耶。李。七。知。來。尋。釁。者。卽。呼。健。僕。蜂。擁。而。前。祖。義。振。臂。一。呼。數。僕。皆。跌。出。丈。外。如。受。重。傷。伏。而。不。起。隨。按。李。七。於。地。以。拳。擊。之。合。院。之。人。恐。釀。成。大。禍。皆。跪。求。義。祖。釋。之。義。祖。乃。出。小。刀。就。李。七。臂。上。劃。一。十。字。卽。縱。身。上。屋。而。去。李。七。受。此。大。創。立。返。家。告。知。乃。兄。令。全。城。軍。警。機。關。通。緝。祖。義。而。祖。義。已。如。高。鳥。遠。颺。不。知。去。向。矣。李。六。尋。思。久。謂。李。七。曰。此。必。有。指。使。之。者。當。是。汝。怨。家。所。爲。也。汝。得。保。全。生。命。已。屬。萬。幸。當。徐。圖。之。言。未。已。郵。差。送。一。信。來。李。六。拆。閱。之。上。書。『。白。宮。收。支。處。長。兔。兒。李。彥。青。汝。狐。假。虎。威。造。種。種。孽。不。久。將。就。顯。戮。汝。猶。庇。護。汝。弟。幫。同。作。惡。益。增。汝。罪。矣。今。我。薄。懲。汝。弟。冀。其。自。悔。或。能。稍。斂。跡。而。汝。乃。明。令。通。緝。我。我。某。會。黨。之。黨。員。朱。祖。義。也。現。在。某。某。處。恭。候。汝。來。』

李六閱畢。面色如土。心悸累日。蓋信中所云某某處者。乃前清某某之別墅。荒廢已久。常有屍身發現。而從未破案者。因知祖義必係非常俠盜。大可爲寒心也。而通緝事亦遂虎頭蛇尾矣。

幾口迷湯難爲十兩煙膏

某總長宴客於六國飯店。李六亦在座。席間互談都中且角。誰爲最豔一捧。角家首言。晚華。李六非之。因起辯論。某參事曰。以花論晚華。不過如花中之梅耳。以其開在百花之先。故人皆稱之。其實不如蓮花。遠甚蓮花者。文人喜之。婦女喜之。卽菩薩亦喜之。亭亭水中。可望而不可如其花中之仙乎。古人以美貌擬蓮花。洵有見地。惜日下且角中無其人也。李知其以一蓮花如六郎。一語喻己。大樂。連浮數大白。不覺酩酊先離席。驅車返參事某君笑謂。同席者曰。不料灌他幾口迷湯。倒難爲了他十兩煙膏也。蓋隱君子飲酒多。須以煙解之。

嫦娥奔月之代價

李六對於京劇也會哼幾句。雖黃腔飄字不一而足。但其自命則謂高明已極。故對於梅派之新戲深致不滿。謂無一顧之價值。淮泗之間有某甲者。本滿清舊吏。在東海秉政時代。忽久伏思動。至京謀差。歷年不得一當。曹三以賄選蒞京。甲以二萬金託人賂六郎。擬謀某督辦職。六以入都後第一遭買賣。頗爲出力。屢薦甲於曹三。事垂成矣。甲感甚。設盛饌宴六。并召都中男女諸名角。堂會。屆時六蒞席甚晏。聞有堂會亦樂甚。旣入席。適碧雲霞之嫦娥奔月上場。六忽局促不安。臺上二三過場後。嫦娥將出歌舞。賓衆復鼓掌以歡迎之。六乃作色而起。逕不辭登車而歸。合席大驚。主人急出挽駕。亦無及矣。由是甲屢次謁六。皆不見。差事亦無消息。甲太息曰。我犧牲巨金。無所恨。然須一究其底細。復以百金賂六。之當差詢問。究以何處開罪。六爺當差者笑曰。一六爺生平最不喜閱梅派新戲。汝曹豈猶不知之乎。乃不特點新戲。

并點新戲中之嫦娥奔月鼓掌而表示得意侮我六爺甚矣又安得不怒」某甲始悟奔月中有兔兒爺兔兒奶打諢一場失於檢點致二萬金等於虛擲大怒當時之戲提調不置云

白兔記與白蛇傳

自某甲以奔月一劇致犧牲二萬金之事傳遍後都下達官貴人之仰鼻息於六爺者咸不敢道兔字甲子春季某局長之太夫人六十壽辰有堂會其戲單上有韓世昌之「相會」時李六亦在席觀世昌之劇而喜之問江蘇某貴人「相會」在崑劇中出在何記」貴人以此劇出「白兔記」不敢實應答以不知六曰「汝蘇州人乃不懂崑劇耶」乃遍詢坐客咸對不知出處六頗不耐既而大聲曰「喚點戲者來」是日支配戲單者爲某文人文人聞召至席前請命六復詢之衆賓皆爲文人危以目視以眉語文人會意亦對以遺忘六冷笑曰「汝之戲提調眞幹不了那有會點戲而不知戲

之出處者一揮手使去將喚韓世昌問之文人某恐韓受窘遽詭對曰一似憶出白蛇傳一六點首曰一要是崑腔中白蛇傳有此一齣若京劇中之白蛇傳我知沒有這一回事也一合席皆匿笑不止

李六之離間大樹

甲子春季後馮煥章將軍以曹三曠嬖人扣軍餉聲名狼藉將士離心時露憤慨之態李六聞之愈深疑懼每語及馮氏均以馬二稱之一日侍曹三抽煙夜深人寂一燈相向忽謂曹曰一我昨讀三國演義魏武夢見三馬同槽而不能早日除去卒之曹家天下被篡於司馬今三爺忠厚過於曹公而大樹復不滿意於我儕莫謂三馬可亡曹二馬不能倒曹也以彥青意不如早爲之所一曹曰一煥章品性氣質直與予相從有年縱於政事上有不滿意之處對我箇人決無他虞汝無喋喋一李氏泫然歎息至於淚下而曹氏已瞋眼睡去矣

李彥青爲曹三女公子執柯

李六對於曹氏之部下。最怕者是吳子玉。每同保派之人。談到洛陽。對於吳氏。不稱「吳」而稱曰「吞」。蓋將口天倒置以示恨也。其次則爲大樹將軍。李六在曹左右。不論文爲總長。省長。武爲督軍師長。皆與之講交情。通聲氣。獨檢閱使馮氏與之不相過問。故李氏亦畏之。當癸亥。馮氏喪偶之際。六擬乘此機會。與馮氏拉攏。合制洛陽。力勸曹三。以力妻馮氏。曹卽命六執柯。六不敢往。轉託某次長向馮氏致意。馮曰。我家出身微賤。曹小姐如能荆釵布裙。親操井臼。且能織布者。當惟命。次長覆命。曹無辭。六忽頓足罵曰。煥章。眞不識擡舉。誰不知三爺是賣布出身。尙故意欲辱三爺之女公子。織布耶。曹三聞六語。亦怒痛罵馮氏。矯情由是。曹氏與大樹益形隔膜。

曹三與李六之開始交情

曹三爲賣布出身。人皆知之。特三非有有開布肆者。不過曹家兄弟多銀居。

叔其父使銀載布以小車沿村叫賣（北方謂之吆喝）於中少博蠅頭微利而已顧銀平生好色遇婦女稍有姿首者輒魂奪魄蕩村姑見銀車來爭與銀嬲往往以賤值攬多布銀涎其色不忍較未期年銀甚折閱乃貨車棄所業而投軍銀入軍後與李純盧永祥同隸一排仍不改好色餉銀到手輒作纏頭錦時時露窘狀李純等勸之皆不聽後雖屢擢爲旅長仍不改其態民國初年忽遇李六時六年未弱冠貌如處女三在軍中正苦無獵豔處得六大喜於是專注情於六不復向勾欄中尋生活始得積資巨萬民十二大選時三親族中有勸三不值得以積貯之金錢買賄選之惡名者三曰你等配對我說話麼我之資皆李六所代積用之值得不值得實無汝等置喙之餘地也

李彥青懇求同盧師南下

項城當國時派國軍第四師第十師南下以資鎮守蘇滬第十師師長爲盧

永祥氏將移防時李彥青以曹三久駐直隸無甚發展特謁盧氏願隨之南下盧氏曰「汝侍三爺久三爺非汝不歡我無需汝之必要故我亦不願挈汝同往也」李哀懇至再盧怒而斥之時李不過一馬弁耳爲盧所拒頗失望後曹三貴李亦水長船高不可一世於是浙江之盧不復在李六之眼下了矣及江浙戰事起李嘗謂公府中人曰「塞翁失馬未足爲禍當年盧若允挈我南下我又何因致此貴顯今盧勢已蹙待戰事停止後我將攜十萬金遨遊滬上以傲盧氏其將奈我何」蓋彥青雖威福自恣曾未一至海上故作此豪語也詎知釜底游魂不轉瞬而竟罹大辟乎

獅搏兔

李六自得貴人寵信後對於貴人之軍事家政無不干涉其在保定時雖諸姬之月規亦由李六發放非但不能預支反時有尅扣之舉諸姬中有許氏者亦有寵憾李媚貴人欲暴其醜以制之伺李侍貴人所潛約衆姬率健僕

數輩於夜午入貴人之寢室叱健僕摔李出將毆之僕懼李勢雖轟然應卒不敢前許氏怒將掀帳自執之李已御長衣徐徐從帳後出長跽地上曰吾知過矣乞稍留餘地顧彥青細人也若醜聲播於外彥青何足重輕其如老師名譽何今而後吾不敢近老師矣言已以首頓地崩角有聲繼以泣下許氏觀其狀意良不忍轉向貴人訴諄數語率諸姬而去自是李每見貴人之姬妾無論何人輒垂首而立俟其過方敢行貴人之左右名其事曰獅搏兔

李彥青在韓家潭之豪舉

京城韓家潭怡紅院內有傭婦名老二者其夫伴妓女愛之花之母由申回京適遇臨城劫車案發生均被匪擄入抱犢崗未幾愛之花之母放歸而老二之夫仍不釋匪定價以二千金取贖老二盡貨所有不足三百金悲痛萬分見客至卽泣訴其事求爲設法客中有滑稽者謂之曰「這都是政府不善軍人腐敗所以盜賊橫行累及無辜耳」由是老二每哭訴必罵政府軍

人不置時李彥青爲籌備大選事抵京與怡紅院妓女蕙蘭素相善偕友往訪之老二又向其友痛罵軍人歷數十分鐘而不止彥青愕然詢蕙蘭蕙蘭告以故彥青曰「是何難」立簽二千金支票與之老二喜出意外亟道謝彥青正色曰「汝謂六爺何如人耶」老二曰「貴人耳」彥青曰「我亦軍人也軍人中自多善人以後請弗再罵」老二曰「阿彌陀佛如六爺這種軍人老二還敢罵麼」彥青與友皆大笑

李六曾爲護花使者

吳大頭以八千金納一妓名盈盈吳之正室妬而悍盈盈聞之大懼吳令盈盈併宅盈拂其意不肯與正室同居吳怒嗾某公署以門牌戶籍不符逐盈盈避者在門盈以電話求救於白宮李六六適侍某貴人浴聞電鈴聲乃令當差者聽之盈必使六親聽六急裹毛巾衣出浴水猶涔涔下也盈於電話中且哭且訴六大感動俟貴人浴後立驅車同赴某署爲之緩頰某署遂置不

理。後。盈。卒。得。自。由。仍。理。舊。業。及。六。羅。法。京。人。皆。快。獨。盈。盈。以。感。恩。故。爲。之。數。日。不。接。客。云。

某君之等洗脚詩

李。六。者。公。府。變。童。派。之。首。領。也。自。總。理。以。下。無。不。敬。事。之。一。夕。在。某。要。人。家。打。牌。公。府。電。話。送。至。催。卽。入。府。問。何。事。則。曰。總。統。等。他。洗。脚。李。卽。推。牌。起。倉。皇。去。都。中。傳。遍。以。爲。趣。聞。座。間。有。聞。公。府。電。話。者。必。有。人。謔。之。曰。總。統。等。你。洗。脚。也。戲。成。一。律。

屁。精。何。事。抱。頭。竄。元。首。傳。呼。洗。脚。來。兔。子。當。遭。七。弟。罵。（曹。鏞。行。七。語。人。曰。我。三。哥。身。旁。三。種。人。乃。亡。八。兔。子。賊。也。）雀。牌。忙。把。六。爺。催。傳。聞。盟。嫂。收。阿。鳳。（買。辦。總。長。與。拜。把。聞。有。與。小。阿。鳳。結。合。之。說。）且。喜。同。年。並。小。梅。（李。去。年。十。二。月。廿。八。日。三。十。大。慶。總。理。以。下。皆。往。祝。）一。見。少。爺。吳。子。玉。尿。流。屎。出。面。如。灰。（曹。氏。命。李。赴。洛。謁。吳。子。玉。吳。謂。與。老。兄。未。見。過。老。兄。一。向。當。

何差使李不知所對。吳又問外間言公府有四兇。又言有變童派。最擅權。到底何人。李云此外間胡說耳。吳言我若入京。定將若輩一概槍斃。李面如死灰。

御免御免

有日人某致書李彥青。彥青不通日文。草草拆閱。面紅耳赤。大罵日本人。可惡。擲書於地。某君在旁訝甚。拾而視之。見滿紙皆客氣話。不見有何疵謬。因以問李。李指「御免」二字曰。這是什麼話。某君乃悟。李蓋誤認「御免」爲「御兔」也。御免者日人通用之敬詞。凡稍識日文者皆知之。因爲之捧腹。不已。海上某作詩曰。片紙音書乍展開。一言誤會便生猜。同洲同種同文國。安得迷離御兔來。

用不着兒等們擔心

曹三衛隊在京城內第二次砸娼。用九節鞭虎頭鉤。大打出手。打得龜子老。

鵝落花流水。末了想一跑了事。那知被警察拏住了一雙一位。叫劉克興一位。叫武金和警察在武金和身上搜出華絲葛女褲一條。據供是從玉泉樓下處吳鳳琴妓女處竊得。警署本想重辦一辦。後來這兩個人多被李六爺討去。自辦李六將二人帶至衛隊處。也曾經陪審一次。李六親問武金和：「你砸娼也罷了。你要偷這條華絲葛女褲做什麼？」武金和無辭以對。退庭後有人笑問六爺說：「你不知武金和偷褲子的用意麼？這是他的忠心預備三爺戰宛城呢。」彥青曰：「難道三爺身邊竟沒有人鬧了事。還用着這些兒等們擔心麼？」

李彥青之不平語

張英華做財政總長時。派蔣某言某尙小雲等爲僉事。上任事後。來因別種問題有人攻擊張氏。以言蔣曾負票友盛名。尙小雲又係日下名旦。遂將「濫用匪人」「比瞞倡優」等字眼加在張氏身上。并且另造許多謠言傳播。

開去果然有某報以誤傳誤記載一張某用人太濫連兔兒戲子都派簽事差使一等語張氏因之去職言尙等亦撤差李彥青聞之獨不平曰「難道玩票的就算戲子唱戲的就都是兔子麼就是兔子做官也沒有大不了的」事某省的督軍不是在堂子裏當過大茶壺的麼烏龜兔子有什麼兩樣况且言君蔣君出身或是貴胄或係世家品行是很不差的這般人總要無故糟蹋人的名譽很是可恨可惱我若做張某定要再升他們的官給人家看看」當時北京有人說話雖不錯可惜出在李六口中

李六禁演曹操戲

庚子賄選告成曹氏入主白宮輿論大譁海上報紙無一肯稱曹氏爲總統者李彥青以勢力不及無從取締大恚乃專向都中之報紙挑剔字眼無微不至對於滬報則有時禁止在京派送於是京中言論機關一時幾噤若寒蟬一日下午五時後李一楊橫陳烟癮既過戲癮大發索報紙戲目閱之見

某某兩戲院均排有打鼓罵曹一劇而另一家則排徐母罵曹李以三家同時演罵曹疑係有心諷刺次日即授意於警署禁止都中各戲院排演曹劇初猶罵曹捉放曹等在禁止之例繼復變本加厲連戰宛城逍遙津等亦不許演唱街坊間均傳爲笑柄後爲曹三所聞召李責之曰「汝太胡鬧孟德自孟德我仲珊自仲珊不相干涉被汝這一禁反坐實我是孟德矣難道我曹氏歷史上竟無一好人乎」一差弁在旁攙言曰有有一南天門中之曹福他是一箇義士是一箇忠僕」曹三與李六均一笑而罷

李六眼中的報紙

某君旅京有年偶於國務院某局長席上遇李六之弟李七某君好奇心成冀一見曹三弄臣之顏色究竟若因假與李七周旋旋於七家遇李六則一烟容滿面瘦骨支離之病夫耳六七昆仲貌相類膚色均白而皆爲烟炙黃六與某君相遇忽詢某君曰如何而使上海報稱大總統（指曹）並詢須

若○干○資○本○可○以○在○滬○辦○報○而○與○申○新○並○駕○齊○驅○又○曰○在○北○京○辦○報○月○貼○三○百○金○可○矣○在○上○海○每○月○貼○五○百○金○可○乎○某○君○漫○應○之○而○忍○俊○不○禁○急○辭○歸○寓○某○局○長○迄○今○猶○譏○某○君○不○善○酬○對○致○失○此○機○會○也○

李彥青怒海報

李○彥○青○每○見○上○海○報○紙○登○載○其○隱○事○輒○大○怒○雖○怒○而○無○可○如○何○一○日○盛○氣○謂○某○公○曰○自○河○間○黃○陂○時○左○右○辟○虎○不○少○（辟虎二字不詳）今內而閣部外而戎幕左右辟虎亦不少海報曾無一言獨於吾事刺刺不休何也如海報不知是見聞陋也如知而不言是有所規避也尙得爲輿論之公平

李彥青是閻瑞生的知己

紅○帽○箍○衛○隊○第○一○次○砸○娼○打○傷○妓○女○妓○傭○且○扎○死○警○察○一○人○京○中○各○界○均○視○爲○重○大○問○題○內○務○部○長○及○警○察○總○監○均○向○曹○三○要○人○曹○三○對○於○衛○隊○之○行○爲○自○覺○說○不○過○去○擬○將○不○法○者○交○出○獨○李○彥○青○始○終○霸○持○不○允○查○辦○謂○曹○三○曰○

「妓女乃下賤之人。殺傷幾個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何況受傷者還沒有死呢。上海爲了一個妓女蓮英。竟將一個受過教育的閻瑞生槍斃。這是最沒有道理的事。我們什麼可以把黃天霸一般的衛隊去給妓女查辦呢。」曹三曰：「不是這樣說。我說的是爲打死了警察。」彥青曰：「這更不成問題。難道我們府裏的衛隊警察可以拏辦的麼。這是他自己討死。今天如果將衛隊交他訊辦。那麼後天姨太太們如有衝突。警察也可以到府裏來干涉了。府裏還有什麼面子。什麼威信。」曹三默然。

夢子都而生

子都爲鄭莊公之幸臣。左氏未傳其事。而列國志中曾載之。或有所本。彥青產生之夕。其母夢一白袍小將。如劇場所演。子都者入寢門。而大言曰：「吾當投生於此。其母一驚而醒。卽生彥青。唇紅面白。韶美可愛。三朝洗兒。親戚之見之者。呼爲英物。賞譽不置。」

性喜脂粉

子生周歲俗有睍盤之例盤中置筆墨金錢及兵器玩具等物以試兒之志向以下他年之成就若拈弄筆墨則知其志在文事拈弄兵器則知其志在武事彥青週歲時左手執金錢右手調脂粉識者早知其志在財色將來無出息矣

竟體生香

彥青幼時雙親皆鍾愛之而其母尤甚因其韶秀之可愛賞市名香如龍涎水沈之類煎取其汁拌入飯中以食之久之其體生香雖未知與魏宮之薛夜來爲何如而接近之者覺衣袖披拂之際清芬流溢若自其體中出焉或曰其家素不豐裕未必能市香以食是則彥青之香出自天然而非若夜來之出於人爲謂之異人不亦宜乎

相者之言

彥青之父。本小康之家。因營商業。一再失敗。遂至陷入窘境。彥青雖衣衫襤褸。而本質不失其美。皎然如玉樹之臨風。一日有自稱麻衣相者。過其門。瞥見彥青。自內出。驚而異之。以爲蓬門。乃有是人。謂其父曰。此兒之相不凡。不久必有貴人提拔。此提拔之貴人不在文人而在武人。雖無官爵之可言。而起居與其寵幸莫比。貴可以傲侯王。富可以敵猗頓。惜乎明月難圓。好花易謝。兩目頗似鼠目。若能逃過鼠年。後福當無限量。少君如能處世謹慎。修心改相。或可希望。苟免耳。鄭重諄囑而去。自今觀之。相者之言果驗。

曹錕之賞識

某貴人好男色。當任團長。旅長時。卽有俊僕一人。未幾染病。亡貴人懊惱之。狀形諸詞。色食不甘。味夜不安。寢時彥青正青年落魄。無所依託。有與貴人相善之某甲。乃聳恿彥青之母。以爲機會。謂郎君既具此好面首。雖奴顏婢膝。屈於一時。若得寵幸。後福之來。不特榮及一身。尙可庇及全家。乃由某甲。

介○紹○於○曹○銀○前○時○值○暮○春○三○月○某○甲○爲○之○市○一○湖○色○熟○羅○衫○且○新○其○冠○履○曹○
銀○一○見○驚○異○以○爲○何○物○老○嫗○生○此○甯○馨○兒○三○生○有○緣○似○曾○相○識○立○昇○其○母○五○
百○金○并○賞○某○甲○數○十○金○

彥青之命名

北○方○小○戶○人○家○生○子○類○以○貓○狗○等○命○名○取○其○易○長○易○大○之○義○彥○青○小○名○阿○狗○
既○入○曹○府○之○後○銀○雖○不○識○幾○字○亦○嫌○其○名○不○雅○乃○請○某○祕○書○爲○之○易○名○彥○青○
銀○不○解○其○義○祕○書○爲○之○解○曰○彥○者○美○好○之○稱○名○曰○彥○青○美○好○之○青○年○也○自○是○
阿○狗○之○名○在○禁○呼○之○例○卽○寵○幸○無○匹○之○二○夫○人○亦○不○敢○以○阿○狗○呼○之○

出入之無忌

曹○銀○雖○淫○昏○性○成○而○家○禁○綦○嚴○婢○僕○之○間○不○容○交○語○俊○僕○不○得○入○中○庭○惟○彥○
青○則○不○在○此○例○蓋○日○侍○曹○銀○之○側○事○事○能○先○意○承○志○苟○無○大○事○之○特○使○不○使○
其○頃○刻○之○離○故○出○入○閨○闈○絕○無○禁○忌○彥○青○亦○知○曹○銀○之○意○謹○慎○自○持○於○婢○媼○

前絕不作一戲謔語。卽大夫人及諸如夫人亦重視之。其固銀之寵專銀之權。固別有狡詐天生之術哉。

男性之妬

彥青自隨曹入京後。自納一妾。容不甚美。而愛情頗篤。定情之月。彥青宿於私寓。後爲曹所知。卽嚴禁其外宿。晝或回寓。省視必使人實行監察。彥青與妾不得作一溫存語。其妾因此而得肝疾。

彥青之握曹銀財政權

曹銀家財之富。或以爲一萬萬。或以爲八千萬。或以爲五千萬。要以李彥青所供爲稍近實情。曹氏家政。自彥青入府後。銀卽委諸于彥。某礦某廠。皆彥青經理。而使親信爲之。庖代銀本有一萬萬。而大選及甲子秋季。東南東北之戰。所用實不下二千萬。彥青所供。蓋據近日之所有而言也。軍警之首先拿辦彥青。亦以此故。

賄選之罪魁

曹錕之謀爲總統論者據其表面觀之歸罪於邊某曹銳吳景濂等及參衆兩院豬糞議員之擡轎而不知其主謀乃出自枕上進言之彥青其勸錕之言則曰「民國以總統爲最尊三爺有總統之資格外有諸人之擁護誰敢說一不字但能成事區區阿堵物何足吝惜及今不爲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殃後悔無及矣」錕爲之心動雖有吳子玉反對之言而亦置諸不顧進行之急不顧清議實彥青有以促成之也

彥青誤我

武力統一之議雖創自剛愎自用之吳子玉曹錕素以膽小如鼠名屢抑子玉使之不得任意發展彥青借此以自媚於子玉從旁力贊以爲今日不二之政策曹于是專心任吳有閩以外將軍主之之語論者謂子玉在洛陽時京師人來言及彥青輒切齒於佞幸之當除及入京師四照堂中時時有彥

青之踪跡。蓋吳處此時。苦于無餉。之可籌。而彥青則以代爲籌。餉自任。並盡言曹之私產。若干事。至急迫。自當爲毀家紓難之舉。吳于是委以重任。不特力清君側之意。志消歸於烏。有反嘆彥青之忠於曹氏。勇如子玉。亦爲彥青所蒙矣。馮師反京。曹錕被錮。常盤旋室中守者。時聞其太息之言。曰。彥青誤我。誤我不置。

化粧品之浪費

彥青願影自憐。好自修飾。於曹氏前搔首弄姿。見者謂其甚於婢妾。海上化粧品之新出者。不逾三日。卽有人代爲購致。任坐辦之責者。爲一某行買辦。每年報銷之化粧品。爲數不下萬金。卽白玉霜之一項。每歲約費千金一物。如此他物。可知奢靡之極。爲自古佞幸所未見。

曹家花園之布置

曹家花園。不特爲天津花園之冠。兼爲全國之冠。外國人之宴會於其中者。

亦嘆賞之不置。聞造作之始，全園之布置實賴彥青之巧思。繪圖指揮何處宜亭，何處宜臺，何處宜樓閣，何處宜水池，何處宜山石樹木，何處宜金碧，何處宜雅淡洋式，中式各盡其美。皆彥青一人之心力。園成工匠之能任其職者，犒賞至三萬有餘。彥青亦得某礦十萬之股款，以爲酬勞。此亦小慧之一端也。

把兄弟之多

曹錕爲總統後，彥青之勢力愈形澎漲。言無不聽，計無不從。一般權要之藉以階進，結盟換帖，稱兄呼弟者，實不乏著名之人。不獨某總長某督理之藉藉人口也。聞有某司員某旅長，冒昧陳請爲其大聲呵斥曰：汝等芝麻小官，亦配與咱結把兄弟乎？京師傳爲笑話。

認爲義父

京師爲穢惡之區，歷代之鑽謀營幹者，亦似有心法之傳。而民國以來，宦途

齷齪尤較清代爲甚。當彥青炙手可熱之時，政客之希榮慕勢者，至呼彥青爲義父，通信用稟，竟自稱門下義兒。有因此而得大官者，有因此而得要差者，蠅營狗苟，無所不至。今冰山既倒，此等義兒懼緝捕之及，擁資而住租界者，有之；逃避出洋而自稱游學者，亦有之。義兒之外，又有義孫，至不下數百人。何我國仕路之廉恥道喪至此也。

彥青之母

彥青父歿於某年，其母雖出自小家，頗知大義。彥青與其弟老七初時頑梗異常，屢遭其母之鞭撻，及入曹府，恃其勢力多行不義，其母知後患之將至，戒之不悛，別自賃某某胡同之小屋居住，槍斃後人有報其母者，母曰：「此子死已晚矣，所恨者曹氏之有以養成之耳。」

彥青之大欲

曹錕一買布商人耳，以項城之提挈，不數年而爲巡閱使，其願望已足，不復

希冀主座也。且性甚吝惜，斷不肯以性命之金錢博一臭名之總統。雖經某某等之勸進殷殷，而此心漠然不之動。一經彥青之浸潤，以爲偌大家財，非有總統之勢位，則不能保。於是曹乃首肯，既而謂之曰：「汝欲我爲總統，與汝有何好處？」彥青對曰：「三爺既爲總統，當然要派我做內閣總理，或巡閱使，酬酬我的功勞。」曹氏聞之，大笑曰：「汝亦配做內閣總理，巡閱使乎？」彥青傲然曰：「三爺豈不聞漢之董賢，他與哀帝何等憐愛，相傳有斷袖故事。至今以爲美談。一日酒醉，當着大臣在前，欲將漢家天下傳與董賢，我不希望你之總統，難道區區一內閣總理，一巡閱使，尙不肯與我麼？」

尤有甚於洗足者

各報所載一日彥青赴某某總長之宴，正在興高采烈，開懷暢飲之際，僕人忽報有總統電話請李大人至府爲其洗足。此事傳出，以爲堂堂收支處處長，乃爲此洗足之賤役，不知曹錕三日一浴，摩肩擦背，無一非彥青任其勞

彥青偶病。或他出。而曹爲之輟浴。正不僅洗足一事也。

烟癮之大

彥青本無阿芙蓉癖。自入曹府。通宵達旦。任裝烟之役。久而久之。亦有此癖。其量甚大。不能於曹鋸前暢所欲吸。乃於別室爲過癮計。其烟之由來大半。爲出烟之省之巡閱使之督理之貢獻。均爲上品。自吸之外。貯積甚多。京師大資本之烟商。願以至高之價。易之。有人計其所入。每年不下十餘萬焉。則貢獻之多可知矣。或曰：「一烟之貢獻於曹鋸。數自倍於彥青。彥青蓋盜出之以售諸市耳。」

鑽戒代價之巨

彥青右手無名指上之鑽戒。光燄奪目。或曰：「乃曹鋸所賜。或曰：爲某某總長之贈。有某國商人見之。願以十萬金元作代價。彥青不之允。一夕醉後。以之贈南來某某之妓。妓卽當夜貨去。次日酒醒。立使人索諸妓。已輾轉入某商。

人之手而已。攜至海上矣。彥青爲之懊恨不已。

喜作女妝

北方風氣。父母珍愛其子。則爲之作女妝。圈以貫耳。帛以纏足。陋俗相沿。不以爲異。彥青亦然。至十歲始復男妝。而孌孌婷婷。不改巾幘之態度。自入曹府。顧影自喜。時炫新妝。以博曹之歡。有時爲漢妝。有時爲旂妝。爲西妝。各極妍妙。見之者。了不知其爲鬚眉焉。四爺五爺前無所避忌。某官美姿首。亦時效之。而自嘆其不及焉。

今之潘安

改笑。廬有某某才子之目。喜作香豔詩。有今之潘安。七古一首。都人相傳。以爲爲彥青。而作有人質。諸笑廬。笑廬以曹故爲之諱焉。詩故不入集中。彥青聞之心竊自喜。因倩某名士爲篆。今潘安小章以矜炫焉。

紅顏粉面之烟鬼

彥青未吸烟時肌膏之白勝於玉雪美人之日稱於儕輩論者謂大名鼎鼎之梅蘭芳可以驂靳而尹邢若程豔秋王蕙芳則望塵不及焉烟癖既深肥環之態變爲瘠燕黛黃之色有以奪其玉雪之容然以彥青之工於自飾一經修治不改其紅顏粉面之故妝識者謂白玉霜一點紅（皆海上著名之化妝品）之效力甚宏焉

異夢之不祥

彥青今年某月某夜忽夢一金甲神下降促其卽行行至郊外忽見一虎俯首帖耳入於柙中旁有二馬聳然人立已則化爲小龍馬則作勢欲踐踏之俯視一羣豬獠偃臥於地哀鳴之聲震於耳鼓爲之驚醒語其友人友人以爲不祥今則其事已驗二馬者馮之爲字也虎者曹錕爲虎威將軍移入團城嚴行監視之象也一羣豬獠之哀鳴兩院賄選議員之求救外人之象也聞其友力勸其見幾而止而彥青竟不之悟乃及於難

彥青之兩妾

彥青又有兩妾一購自某小商家一爲南方某商人之女曾入女校略通文義喜觀小說每舉秦檜嚴嵩等之奸佞而寵榮不終者以爲前車之鑒勸彥青改行自新彥青惡聞其言恆疏而遠之及罹禍之數月前忽留書而去不知所終其一則驕奢淫佚彥青奉之無所不至一般熱中之徒輒因是以間接彥青巨貲既入無不應之若響焉介紹之地大半在諸大游戲場一薰一蕕傳聞如是未知確否

李彥青之串戲

彥青於音樂亦略所知嘗從名伶學恃其面首喜串旦戲自進曹府遂自矜重紅氍毹上無復彥青之蹤跡一日侍曹銀酒酣醉忘形銀鏟彥青爲割髮代首之劇已飾乃祖阿瞞彥青起張嬪正在志得意滿之時忽爲曹大夫人所知誚讓曹三之輕薄而大罵彥青之無廉恥一場好劇截然中止此亦友

人所風聞而函告者或曰「此事非確因曹銀之禁演曹戲故造此事以誣之耳」

十分之一

曹銀之納賄授官其經手必由彥青彥青於某某胡同設有同人俱樂部一般官僚之狗苟蠅營者恆出入其間無權要之介紹者不得入其門臣門如市生意之熱鬧可以想見其大概該部定有成例某官定價若干某差定價若干中提十分之二一作經手人酬勞一作俱樂部費用論者謂曹銀家財數至一萬萬照十分之一計算也該得一千萬惟彥青揮霍性成大宗進款到手即盡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天道循環理或然歟

彥青之慷慨

彥青之人格已低至於零惟待友人則交口同聲說其不薄湖北人呂君乃微時徵逐之故友因營某某交易所而失敗周轉不靈四面擠迫自分已瀕

於死地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不得已遁至京師求見彥青彥青問其逋欠若干答云非五萬不能了解此厄彥青笑曰區區此數何必僕僕遠來一紙書至敢不應命言訖卽條付某銀行匯劃如數并與此友盡歡數日臨行又贈一萬元此友感之如得再生恆向人稱頌其德且於家中供彥青之長生祿位焉其待戚族亦頗不薄京師之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因貧而爲其謀事者數百人以故各機關均有李彥青之人此結黨營私之非議所由來也

濟顛僧降壇之預言

京師某道院之靜室爲扶箕之所濟顛僧時降壇宣示焉壇衆弟子皆一時權要人李彥青亦弟子之一信奉尤虔東北戰局之初起彥青特請以問休咎濟顛降壇箕盤大動大書「我顛你亦顛」五字彥青未明其玄妙再請宣示乃書曰「遇虎而榮遇馬而亡麩臺旣倒乞食無方一當時亦茫然莫解由今按之遇虎而榮得曹銀之寵榮也遇馬而亡者遭馮氏之槍斃也麩

臺既倒者吳之敗後下野也乞食無方者以直派諸督爲播間乞食之流無地盤之可據也濟顛僧亦神矣哉

所怕惟吳子玉一人

彥青恃曹三爺之寵威福自專目中無人卽親貴如曹四曹五等有時亦遭呵斥何論王某某諸人也渠嘗曰「吳子玉不要命不要錢纔算一個正人吾生平無可畏之人獨見子玉心有所懾卽溫言安慰不免汗流浹背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一生平所作所爲常畏子玉之知良心上不得不檢制許多并以此告戒其弟速行悛改若犯子玉之怒卽三爺亦無能爲力吾輩無噍類矣其實子玉意中視爲小醜不足討也

自請身臨前敵

彥青既畏吳子玉當東北戰事之起吳至京師居四照堂曹二特使彥青照料其起居飲食彥青亦故作小忠小信竭力爲之籌餉外自請身臨前敵願

以。一。死。報。國。家。吳。嘉。其。志。勉。之。曰。一。馬。革。裹。尸。雖。男。子。之。志。願。但。三。爺。非。你。不。歡。你。能。爲。我。籌。餉。是。亦。三。爺。之。蕭。何。也。一。漢。蕭。何。爲。高。祖。籌。餉。因。成。帝。業。一。于。是。彥。青。得。任。軍。需。監。吳。之。能。利。用。小。人。亦。可。見。其。智。謀。之。一。端。矣。

西湖爲東南戰事之戎首

曹。錕。任。總。統。後。浙。江。卽。宣。告。獨。立。與。中。央。政。府。斷。絕。關。係。一。隅。作。梗。曹。錕。亦。不。以。爲。意。子。玉。與。盧。亦。有。淵。源。並。無。因。此。宣。戰。之。心。以。故。去。年。雖。譁。傳。備。戰。卒。以。紳。士。之。調。停。而。爲。和。平。之。解。決。今。夏。齊。盧。交。有。責。言。時。屢。屢。電。曹。電。吳。以。進。討。爲。言。曹。吳。仍。漠。然。未。動。不。贊。成。齊。之。主。張。其。時。彥。青。乃。進。言。於。曹。曰。一。西。湖。爲。我。國。最。名。勝。之。所。在。外。國。人。之。稱。之。者。謂。過。於。世。界。第。一。勝。境。之。瑞。士。今。因。盧。氏。所。梗。而。三。爺。踪。跡。不。能。一。至。不。幾。虛。生。人。世。耶。一。曹。錕。聞。之。首。肯。乃。允。齊。氏。而。下。討。伐。之。命。

爲馬弁時之大功

袁項城演皇帝之劇雲南首起義師以討之蔡鏐率之以至川項城使曹錕禦之其時義師雖少無不以一當百袁軍多退縮不前錕不得已身臨前敵一日當兩軍接觸之時蔡軍砲彈齊向曹錕而發一彈飛來彥青適在其後以槍柄抵之後彈繼至彥青已抱曹錕仆地左足爲馬所絆略有微傷滬上報紙遂有曹錕陣亡及失去一足之記載此一役也微彥青之力救曹錕已無生命矣曹由是大加賞識由馬弁而擢升副官寵任日隆彥青亦能小心承事不似今日之恣睢自專者世僅知其多行不義以色邀寵爲我國最無人格之人而不知有救曹之大功進身固未嘗不正若一概抹撥之是亦持論者之失其平也

奉老子爲遠祖

唐代因姓李而奉老子爲遠祖都會之區爲之立廟歲時祭祀當時議禮者頗以爲虛誣不經彥青因氏族之久微高曾以上已不知所自出乃商諸某

名士某名士教以唐代之故事奉老子爲遠祖並延某名士於家日講老子道德經彥青亦能領略其粗義謂我祖之祝我良多論者至言彥青之陰謀祕計獵財陷人實師老子之遺訓今夏又託某名士注釋道德經而以己名附其後其延請作序者大半老師宿儒之研究此書者擬付刊而難作不知此書之尙存與否

彥青也能爲白話文

彥青未入府時曾于私塾讀過幾年書所識之字不過數百嘗作一信而別字居其大半見者恆笑之彥青恆引以爲恥自新文化家提唱白話文彥青聞之大喜遍購坊間白話詩文集等讀之以爲如此作文我所識之數百字儘堪供我驅使于是日構一篇請求某名士爲之改削某名士亦很會拍馬大賞特賞嘉其居然成篇不愧作者如不遇此禍過了數年當有李彥青白話詩文集行世云

彥青書記之翩翩

彥青與人書亦效近日時髦體妃四儷六斐然可觀詞意之間因人而施亦復不亢不卑有友人見其全稿蓋某名士之手筆也其人亦玉貌翩翩與之爲狎友云

香中帶臭

或言彥青姿首雖佳而美中不足身有暗疾所謂暗疾卽患狐腋臭是也相傳此病無藥可醫中西各醫均爲之束手雖熏香竟體而與之接近者覺有一種羶腥之氣隱隱流出撲入鼻觀所處室中亦焚劇烈之香仍不足以勝之或言其出自遺傳惟曹錕則日親日近絕不嫌其爲臭焉豈真別有風味歟古云「逐臭之夫」錕其當之無愧歟

以嫩豆腐貼面睡

古醫書云以極嫩之豆腐夜貼面而睡則能去黃黑之色彥青烟癮既深則

照此法行之果能復其原有之白色而消瘦之容則日甚一日前五年之李彥青容光煥發自非今日之可比蓋利欲之私日攻於中而無情之鴉片復從而熏灼之嬌嫩之花其何以堪此

回天補恨經

嘗閱來生福小說有所謂回天補恨經者其書所載人之容貌醜者能使之美肢體不全者能使之全向以爲小說家虛無縹緲之說耳不意彥青果有其書爲修道院某尼姑之秘本尼姑借此行醫已得多金彥青盜而得之有人曾見此書去面上斑痣之法確有神效非市上藥房之張皇廣告說眞方賣假藥者可比其書李視爲至寶隨身攜帶某書局曾介紹其僕人懇其付印以流傳而彥青不之應也今其書未知散失否或曰一某醫士抄集古方以騙其錢也一兩說未知孰是

謨特兒之創論

清乾隆時袁子才先生嘗云天下美人不在於女子而在於男子意謂男子之美出於天然是爲眞美女子之美多由造作不得爲眞美當時目爲奇論近時崇尚美術一般著名大畫家多提唱裸體畫然祇限於女子且限於極下流之女子（此等女子以金錢僱雉妓爲之）安能得美之眞相彥青曾主張當畫男子擬出賞開一學堂招集全國美男子作模型商諸某總長某總長以事近不倫勸止之幸而此事不行耳此事若行一般淫蕩之大家妻妾必有多數歡迎願以重金購置此畫其傷風敗俗不待言矣然則某總長雖不肖獨能遏抑此事不可謂非有功於世教也

彥青也解憐才

彥青雖作惡多端而自知失學於能文之士頗能竭誠盡禮以尊之前清正途出身之官僚及舉貢生監之薄有文名者在家閒住歲時必贈遺之亦有素無一面而通函告急審其情眞貸與必如其數不稍吝惜故雖不理於衆

口。而。此。事。差。強。人。意。尤。難。得。者。某。名。士。落。魄。京。師。貧。不。自。聊。性。好。謾。罵。往。往。寓。意。於。詩。文。間。有。狡。兔。吟。一。首。似。爲。彥。青。而。作。也。有。人。抄。示。彥。青。彥。青。一。笑。置。之。死。後。在。京。親。朋。雖。多。無。一。弔。問。家。屬。慟。哭。無。以。爲。殮。正。在。一。籌。莫。措。之。時。忽。有。公。差。送。一。信。至。啓。而。視。之。則。某。銀。行。三。百。元。之。支。票。也。信。上。不。署。名。後。始。知。爲。李。彥。青。也。某。名。士。之。子。乃。得。扶。柩。而。歸。彼。一。嬖。倖。之。小。人。耳。而。能。以。德。報。怨。矯。勵。末。俗。不。知。漠。視。某。名。士。死。後。之。親。朋。聞。之。得。毋。有。愧。於。中。否。

收支處長之信用

歷。來。總。統。府。中。之。收。支。處。恆。委。最。相。關。切。之。親。戚。以。爲。主。任。精。細。如。某。總。統。月。必。親。自。鈎。計。以。察。其。舞。弊。與。否。以。一。出。一。入。之。關。係。甚。巨。也。曹。獨。不。然。信。用。一。非。親。非。戚。之。李。彥。青。且。明。知。其。舞。弊。而。一。任。其。所。爲。家。屬。竊。竊。私。憂。已。死。之。曹。銳。亦。敢。怒。而。不。敢。言。祇。好。與。之。通。同。一。氣。或。曰。一。曹。三。未。爲。總。統。時。李。氏。早。有。所。要。求。而。曹。允。其。請。不。食。其。言。也。一。且。曹。亦。未。嘗。無。見。彼。固。我。之。

倖。臣。未。可。畀。以。權。要。之。官。以。招。人。議。惟。處。以。此。任。雖。爲。處。長。等。於。家。人。卽。從。中。漁。利。區。區。者。何。足。以。損。我。狡。哉。曹。三。不。可。謂。非。駕。馭。之。無。術。矣。

拆白黨之魁首

上海之有拆白黨考其歷史已在十年前論者謂拆白黨之人才實造成於游戲場之踵起所謂拆白黨者游手好閒之徒得小白面之資格而遇不規則之女流以色相眩以利相市爲無貲本之發財事業久之人數既多乃有黨名乃立黨規其黨有男亦有女入其彀中者名利兼喪焉雖然北方之強畢竟勝於南方拆白黨之言曰我們黨中之執牛耳者不得不推李彥青以馬弁之微賤而能邀曹錕之寵榮家貲亦獵得曹錕十分之一此真拆白黨未有之極遇也

彥青之日記簿

彥青隨身有日記簿秘不使人見一日忽遺諸案頭其戚見之偶縷數頁有

入公府某時至某時所爲如裝烟洗足等事注明於下會客某時至某時所談何事亦注明於下有與某談○事有兩圈者有三圈者大約其賣官鬻差事也三圈爲最重要兩圈此一圈又次之此外有作△、式者當係無甚輕重而因情面而設法者也又有所謂榮升簿者則專載賣官鬻差之事某官得銀若干某差得銀若干均注明自某年某月始至某年某月終以便臨期再議或蟬聯繼任或更換他人其簿乃一嬖僕掌之雖妻妾不使之見故莫知其所得之實數得官得差之遲速與夫賄之多寡不能直接彥青者卽由嬖僕間接正款外又加接洽費若干此接洽費乃嬖僕所得彥青亦認爲伊分所應有也以故嬖僕常出入六國飯店及彥青之俱樂部中華服焜耀僕從喧呼乘摩托車手雪茄烟與南來著名之某妓有鬻臂之盟纏頭之費所揮不下萬金謀官謀差者亦有借此妓爲階梯而認作義姊義妹以爲情面之請託請託既多事遂沸揚有言於曹三前者以問彥青彥青乃囑其斂

跡而使警廳借事逐妓焉。

裏邊靠了李彥青

彥青之事曹錕先意承志無微不至論者謂其事母不如也曹錕嘗對某總長曰我外邊靠了本派諸督軍保全我做總統裏邊靠了李彥青調護我一身之健康得此兩人可以優游一世矣。

飲食之奢侈

李氏有庖人曰鍾三爲上海著名之大廚子某總長介紹於彥青頗能得相應手以李氏之祇求精美不惜金錢也李氏宴客分三等級上等之饌以三百金爲率中等爲二百金下亦一百金熊掌猩唇等珍品視爲常饌卽尋常餐飯亦以數十金爲一席故京師言食饌之美者當以李氏爲首屈一指宋之廚娘無此奢侈也聞鍾三每月工賞三百金其下手三人亦各得三百金百席之饌咄嗟可以立辦廚中貯積應有盡有不待取諸市上古云晉朝何

曾日食萬錢以彥青比之不啻小巫見大巫矣

李彥青之附庸風雅

彥青既積許多造孽錢其門客有勸其搜買古董者於是荆軻之匕首漢高斬蛇之劍孔明手揮之羽扇王導之麈尾隋煬之自由車杜少陵之長鑱段秀實之笏黃彥章之鐵槍馮道之雕板宋太祖之黃袍元順帝天魔舞之舞具明高皇覺寺之僧帽嚴嵩之八寶便壺奉聖夫人之奩具清太祖能容五斗米之大盃能貫十人之長箭遏必隆之刀香妃之梳以及王羲之之字顧長康之畫戴嵩之牛子昂之馬仇十洲之春宮四王之山水應有盡有無不具備介紹而爲之定價者乃爲其門客之宋某趙某串通所賣之人說得天花亂墜朋分巨金而不之覺彥青自鳴得意陳列中庭邀人鑒賞有隨聲附和而贊美者有齷齪爭辨而識其僞者一般古董鬼及宋趙兩門客均各飽其囊橐而去近年經某名士之指示稍能判別其真贗而數十萬之金已不

翼而飛矣。

彥青之茶酒癖

彥青於癖嗜鴉片外復有茶酒之癖。酒則梨花竹葉玉蕪金蘭玉井秋香洞庭春色黃桔之膏紅梁之醞高昌沔林之凍長城若下之釀不僅蒲桃香餅之來自歐美也。茶則渠江薄片西山白露蜀岡牛嶺洪雅烏程雁宕龍井碧澗紫笋八餅之農香六班之瀝液有所謂霞脚者有所謂雲腴者有所謂兔毛者有所謂鳳爪者。茶經之所未載茶譜之所未詳據其自言酒有三千六百三十種。茶有四千七十六種。而無名之酒無名之茶不與也。其所以待客者則視其勢位之高下以爲施而百和之酒雲霧之茶乃其品之最貴者。每年所購不過少許。惟三爺得嘗之親密如某總長不得一沾其餘瀝也。

李彥青之貪婪與橫暴

曹三歷掌軍界要職在保定時已積貲數十萬。悉由其弟健亭（卽曹銳）

經手置產存放李六嫉之譖於曹謂四爺從中染指曹初不之信李乃羅織種種佐證以實己言曹竟爲所惑遂使李助銳且監視之銳雖司出納權而受李牽掣陰與李謀於所得項下分潤什二李卽與銳上下其手未幾盈數百萬矣癸亥秋季曹運動大選曾以五十萬金畀李以備各督助資之不足李悉入己囊復向地方羅掘以補成數當時財政操諸李手賄選諸功狗苟有所需悉向李取求咸以六財神呼之李亦沾沾自喜謂三爺登登我可爲梁燕孫第二也及曹就任後使李充公府收支處長府中所需悉向各大商店賒欠而不名一錢衛隊餉糈亦吝而不發詢其故則以經濟困難爲搪塞實則崇文門稅餘按月解送有時預支李卽以是項公費存儲銀行認爲私人所有矣甲子二月間李忽派員向某銀行提取稅餘行中會計以未屆時對該員遽批其頰會計員質問以不應如此強硬該員叱曰卽汝監督吾亦批之矧汝乎會計員知其不可以理喻勉如其數以予之

李六家庭之祕史

李六于癸亥冬季曹三當選後獨攬白宮中大權手頭闊綽揮金如土甲子春有滬妓孫慧琴者實發軔于鹹莊爲租界所取締摒擋至京李六遇之爲欣賞以五千金納之別館後爲李妾沈娟娟所偵知六知無可諱娟亦知無可離間反勸六招之同居慧琴有豔名解文字尤熟于聊齋能琅琅背誦李本識字無多嬖之甚然慧琴有心計必欲去娟以爲快讒之于李無所不至娟亦憤憤不平會李有戚某年青貌美佻無行窺娟之不自聊也乃屢以游詞挑之娟意爲之動竟成繾綣爲慧琴所偵得急白李李適承某督召有津門之行期以三日既抵津不一日而公事卽勾當畢星夜返京娟已約李戚幽會于某衚衕之私宅不知慧琴已遣差弁隨其後也李歸慧琴告密李卽隨弁抵其私宅于私室中獲睹大體雙赤條條無牽掛遂雙縛之李忿無可遏將置二人于死地慧琴忽馳至曰一家醜不可外揚不如遣之一李

乃擲三百金逐娟去。戚亦鼠竄不知所終。及李被逮，慧琴攬妝室中，所有約萬餘金南返，而娟仍在京。重墮平康，反託監守者向李致意。李至是泣涕不止云。

某君之李六奶奶傳

奶奶直隸陵縣人，以嫁李六爺（李六爺平市官錢局督辦，白宮收支處長）人。迺以李六奶奶稱之。奶奶年已三十許，望之若二十許人。善修飾，工應對。伺人喜怒，靡不中節。人第知李六爺能得鄙宗、吝皇帝（新聞報北京策公通信稱曹三爲鄙宗、吝皇帝），歡不知奶奶之手段之權威。軼出六爺不可道里計。六爺雖以身事皇帝，然干求無厭，色衰愛弛，有時或不得當。惟奶奶可以一手撚皇帝鬚，一手勾皇帝頸，佯嗔薄怒，玩皇帝於股掌之上。六爺所求而不得者，奶奶可於談笑間得之。故六爺之於奶奶，恭順聽命，不敢干預。奶奶私人行動，奶奶亦以六爺知禮而安之。某總長知奶奶，乃與六爺締盟。

尊奶奶爲盟嫂不敢自居爲兄也北京前有陳七奶奶聲聞全國陳七一私娼耳名猶如是奈何令李六奶奶淹沒不彰也余雖不文亟記其小傳於此

李氏兄弟之把持公府

曹三好聲色而畏公牘凡呈文電報悉由李閱後夜間就烟榻擇要語曹或代擬辦法無不當意李在京另有住宅大率午後垂暮時方入府非常宿府中也李七則恆于深夜詣府黎明而出皆俾晝作夜以爲常李與曹四積不相能蓋爭『背口袋』(背口袋者經手賄賂之別稱)之利益也曹四在津嘗憤語人謂三爺自膺大位祇認得兔子不認得兄弟終有一日我辦給他看李故譖四不使之居京云

李氏兄弟之同惡相濟

李六名彥青字翰琴其在曹二左右把持公府攬權納賄無惡不作人皆知之而不知其七弟名彥泰字翰賓綽號太歲者實與其兄同惡相濟者也茲

紀李七與某甲爭風事以見李七橫暴之一斑先是李七夫人甫抵京寓前孫公園時於深夜馳車入公府以爲常有某甲者先曾爲某局局長善鑽營妻某氏綽號溫大拉亦以善交際名于時見七夫人之出入公府無所阻羨之爰曲意趨承七夫人冀嘗餘瀝緣是太歲亦與某甲締交某甲昔寓滬之某旅館眷一妓名玉蝶至京忽遇名妓麗鶯亟言類蝶極意捧場鶯不假以辭色某甲不獲已遂引太歲來太歲固隱君子來則恆非深夜不歸七夫人怒語溫大拉謂若夫奚導我夫作狎邪游溫警某甲一夕太歲復偕杲甲至鶯處夜逾午而太歲無歸志某甲捉之曰七爺不歸七夫人又將責我輩以引誘矣太歲疑己之冶遊爲某甲間接洩於七夫人已憾甲聞此乃起謂之曰盍同歸休某甲則謂尙約他友蒞此接洽一事友至卽行七爺可先歸也太歲惘惘出門旣抵寓以電話達某甲宅詢歸未答言未歸太歲輾轉煙榻不成寐天微曙復詢甲宅仍言未歸至此太歲妬忿交作急命車至寶鳳院

（鶯所居）於韓家潭口。遇某甲趨車而來。叱令止。太歲乃令馬弁摔某甲。下掌頰之聲清脆可聽。簇往寶鳳院。鶯於酣睡中聞人聲鼎沸。疑爲火作。披衣出視。則太歲迫某甲自禡棍。某甲固模倣交通系結束者。恆御西裝捲脚之褲。逡巡不肯褪。太歲乃以足蹴其腹。某甲哭且跪。跪而指天劃地。以自誓曰：七爺勿怒某。苟與老二有關係者。天誅地滅。昨夕實住寶鳳院近鄰之某館。汽車則停諸寶鳳院前。御者之語似是而實非也。語音悽厲。不忍聞。而太歲弗顧也。出手鎗拍案。謂苟不褪棍。當畢爾命。鶯見事急急。攬其鎗。擬太陽穴自裁。而保險紐未解。太歲一躍奪鎗去。叱馬弁速購洋蠟。使某甲一嘗『坐蠟』風味。幸店門深閉。購蠟不得。馬弁乃以鞭鞭某甲。呼號求救。聲中而溫大拉。至蓋某甲御者趨車。迓之來也。太歲聞溫至。倉卒遁去。溫遂挾甲歸甲。雖受巨創而終不敢以告人。

某君之白宮嘆

據熟知北京政局底蘊者言現在白宮專權者有三卽陳夫人派劉夫人派變童派是也三派之中尤以變童派之勢力爲最大其所得之財貨亦最多某五本前清舊官僚於逢迎結納之道夙擅能事故除厚結變童派外並贈夫己氏一妾此妾甚得夫己氏之寵幸所言無不聽從因之某五對於夫己氏之一舉一動乃至白宮消息靡不知之甚詳從容應付悉合夫己氏之意他人無能及以故夫己氏者對於某五異常寵信皆此變童派及贈妾之功也微聞某五去年曾得其友贈一妾甚爲寵愛今以贈夫己氏者卽爲此妾蓋仿呂不韋故事爲之其得力也宜矣雖然其如政界之惡濁令人聞而作嘔何哉

一日理萬幾大權孰在挾言聽計則從佐君惟君妾君妾卽我妾娥眉更長舌自從持贈君與我深相結白宮所有事事皆關切我乃利用之從容計妥貼固寵術已工乃不虞蹉跌况彼變童派一氣相銜接政柄悉在手搜羅

盡膏血。但知宦囊肥。那問民力竭。衆怨能騰沸。法豈爲我設。嗚呼。此政府真乃不可說。

吳子玉眼中之李彥青

甲子秋季。因江浙之戰。而奉直戰雲復起。吳佩孚入京。就總司令職。曹使李六至長辛店迎吳。既登車。適吳午餐方罷。徐謂李曰。吃飯也未。李以甫到對吳。顧環伺之。馬弁指李云。陪他吃飯。去有事。到京再談。李狂窘。逡巡退。吳幕僚諫曰。大帥未免使人難堪。如總統（指曹）之顏面。何吳笑曰。卽此已對不住我之馬弁矣。以故李不敢與吳同車。晉京先行復命。而喧傳一時之兵站總監曹亦不敢任李。

李氏被捕前神經之替亂

彥青處事頗能隨機應變。聞吳子玉將至京師之時。謠傳有誓清君側之言。曹錕亦囑以子玉爲人不易對付。不可不小心伺候。萬一碰了釘子。我不能

袒護等語。詎知子玉至後，以彥青爲掌管曹氏財產之人，委以籌餉重任。彥青奉令，惟謹宵旰，殫勞亦頗。得子玉之諒解，惟一聞馮將軍回師之消息，神經卽異常錯亂。舉止罔措，語言失常。有勸其移寓六國飯店者，有勸其投奔某國使館者。彥青以曹三在必無他虞，日與曹三喁喁私語，密室之中，正在躊躇莫決之時，又疊聞前敵敗耗。於是神經發亂愈甚，有時持刀，有時弄槍，作攻擊勢。曹三安慰之，然仍忽忽如有所失。每向空自言曰：「三爺愛我耶，抑害我耶？」不二日而馮將軍之兵至，指名索捕。遂逮入旃檀寺，而神智忽又爲之一清。

李彥青被捕時不肯穿褲子

馮軍最惡李彥青之無恥，與貪婪。回軍後，卽首先逮捕彥青。時天未明，捕者抵李宅門者，問誰有公事。如此急迫，捕者云：「總統有急令，門者始不敢怠慢。披衣啓關，捕者卽連站門崗兵，皆捕之。排闥直入內室，步聲紛亂，叩門甚厲。」

時李正擁其妾臥聞聲知有變其妾推李起御衽衣奪門出捕者尙疑是李將執而驗之李恐其妾受輕薄在牀中大呼曰六爺在是有話明天好講捕者卽向牀上抱李下赤條條不掛一絲捕者云着衣裳李云穿不穿由我誰敢在午夜干涉我的自由捕者云干涉你的是檢閱使我們只知公事公辦請你識相些李聞言大驚抵死不肯穿褲子捕者強以單衣褲爲之代穿卽以毛毯包裹裝入人力車向檢閱使署而去

我見猶憐何況老奴

李六性善修飾所御衣服特招海上縫工爲之裁製故非常合時不類北人所穿雖有煙容而補養得法望之如二十許人及被拘旃檀寺第一次審問六猶以處長身分自居言語頂撞問官以電話請命于國民軍總司令得用刑訊于是命去下衣笞之李始懼而哀懇問官不許四差弁擁李下按之地。上褪其下衣其臀如雪鞭下處朱紅斑然呼聲嬌而慘退庭後旁觀某君語

人曰。我見猶憐。何況老奴。今日之問。官真心腸。如鐵石者也。閱數日。某君復見李于刑庭。以失癮。故已不復成人相矣。

李彥青之與小王六

曹三喜。曠嬖人。李六之權傾都下。人皆知之。惟李六春秋既高。復疲於酬酢。不能日夕奔伺。於是小王六迺應運而生。小王六年方及冠。白皙如處女。跬步不離曹三爺左右。故京中大僚如某某。輦趨承六爺。惟恐不及。而李六有時更須籠絡小王六爲指臂。耳目之助。尅餉納賄等事。小王六亦嘗染指及曹。敗李六被逮。小王六免脫。旃檀寺每逢刑訊。李六輒痛哭曰。彥青有罪。固也。奈何并小王六之罪而受之。

皮鞭之還報

性喜慘酷者。亦必受慘酷之報。昔來俊臣。鞠周興曰。請君入甕。所謂卽以其人之法。還治其人之身也。李六平日御下甚酷。有觸其怒者。輒令人以皮鞭

鞭之。雖血肉橫飛。不顧也。迨李被拘。禁後。執法者。迫令供出種種罪狀。初猶不肯執法者。曰。聞汝平時。慣以皮鞭鞭人。今亦請君略嘗此味。鞭之。僅十餘下。已呼痛不止。曰。願供。願供。乃始將侵吞軍餉。霸佔公款。瓜分贓銀。種種罪狀。盡行供出。以成立槍斃之罪。則又豈僅皮鞭之還報而已乎。

外交之結果

李頗能作英國語。故喜與外人結交。凡東交民巷。六國飯店等處。亦往往有李之足跡焉。其最稱莫逆者。則爲英人達賴司。德人愛克林。二人嘗自謂在本國爲某某大公司經理。現來中國辦貨。其價額總在二三百萬元以上。李頗信之。而樂與周旋。李之妻亦極開通。與某總長之夫人最相契。夫人教以普通英語。每遇開跳舞會。外國男女賓來者。絡繹不絕。卽邀李妻爲招待員。而達賴司。愛克林二人。亦每會必與焉。故李妻亦與之相熟。及李被拘。禁久不釋放。其妻慮其生命有危。往各處運動。而達賴司與愛克林。遂合索銀五

萬元謂可任保險之責。李妻信而予之。及李死而向之理論。則被二人者已。鴻飛冥冥矣。外交之結果如此。亦自取其咎耳。

自身難保

人謂李氏擅作威福。無所不爲。曹錕罪惡大都由李構成。李聞之不服。曰。吾所爲雖有害於國家。但爲曹氏謀則忠矣。三爺當不咎我。我今被拘。但願一見三爺。面以表心。跡雖死不恨矣。其妻聞之。錄其語以求見曹錕。欲仗其餘威。乞向當道。緩緩頰。將李釋放。曹錕曰。大樹倒而猢猻四散。我在此。自身且難保。何暇顧及汝輩。其妻懊喪而返。

詠李六詩

李初解送北苑。居十數日。乃由北苑改押旃檀寺。檢閱使署有人見其髮作西式。面呈蒼白色。形容憔悴。非復昔日意氣揚揚之態。馮軍又禁其吸食鴉片。故在拘所。益覺無聊。聞其平日之鸞交鳳友。多有致函弔恤之者。不作一

一。日。三。秋。寸。腸。九。轉。』等之惜別語。卽作『心乎愛矣。力不能爲。』等之肉麻語。而尤以金星之關切爲真。由怨慕而來。金星事見留髡軒條。足令李六加倍傷心也。有人賦絕句一首曰。玉顏憔悴赴公庭。苦煞翩翩李彥青。最是月明三五夜。那堪腸斷到金星。

狐裘爲曹三所賜

彥青被捕入旃檀寺後。一狐裘晝夜服之。臥亦不脫。時與張某潘某等同居一室。異而問之。則蹙額而歛。歛曰。此三爺所賜也。我服此裘如見三爺。故不忍。忍。置。言。已。淚。下。不。止。槍。斃。之。時。兵。士。強。爲。剝。下。猶。諄。囑。兵。士。轉。達。家。人。當。以。此。裘。入。殮。不。知。家。人。果。能。從。其。遺。命。否。亦。可。想。見。相。愛。之。真。摯。矣。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彥青自被捕後。知馮將軍之嫉惡如仇。生命必難保全。親友之省視者。輒言『自作孽不可逭。有從前之惡。因乃有今日之惡。果一失足。成千古恨。後悔。

已。不。可。及。爾。等。當。以。我。爲。前。車。之。鑒。一。言。畢。淚。下。如。雨。親。友。慰。藉。之。則。曰。一。我。無。他。望。惟。望。死。後。妻。妾。能。遵。我。遺。囑。以。贖。吾。罪。或。可。免。我。地。下。之。受。苦。一。被。拘。之。時。自。知。恐。遭。極。刑。嘗。以。書。致。其。家。屬。云。一。我。之。生。死。日。前。已。操。諸。人。手。但。我。之。金。錢。倘。有。不。測。我。之。子。孫。永。遠。向。商。業。上。尋。生。活。切。不。可。與。見。利。忘。義。之。官。僚。接。近。民。國。罪。人。不。孥。或。不。至。有。株。連。蔓。抄。之。舉。爾。輩。今。日。可。先。僻。居。鄉。村。京。師。爲。權。利。總。匯。萬。惡。叢。生。之。地。白。雲。蒼。狗。壽。張。變。幻。永。無。已。時。目。濡。耳。染。均。無。好。象。速。宜。避。去。爲。是。一。云。云。曾。子。有。言。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一。不。其。然。乎。

急來抱佛脚

彥。青。素。不。信。佛。並。禁。其。妻。妾。入。廟。燒。香。其。母。有。時。茹。素。彥。青。常。笑。之。顧。自。入。陸。軍。檢。閱。使。署。後。卽。晝。夜。宣。誦。佛。號。不。止。且。不。貪。葷。腥。就。訊。時。將。從。前。所。爲。不。義。之。事。所。得。不。義。之。財。一。一。供。出。不。稍。隱。諱。自。願。懺。悔。改。過。自。新。請。求。執。

法處轉達於馮將軍冀開一面之網事爲某巨公聞之頗有矜惜之意商諸某政客某政客怫然曰「此民國之人妖也刑亂國用重典不殺此妖何以示衆况當革曹命之始乎此而可貸何以對馮將軍何以謝四萬萬之國民」始決定槍斃遂于十二月十五日上午行刑焉諺云急來抱佛脚亦何異彥青之謂乎

李彥青被刑前後之情形

大樹迴戈後公府收支處長李彥青即于十月二十三日被捕拘留在旃檀寺陸軍檢閱使署經國民軍總司令部軍法官屢次拷訊李供認貪贓鬻爵等情不諱十二月十四日下午總部又提李作最後之訊問當由總司令部令知警衛總司令部驗明正身即日槍決十五日上午十時警衛司令部鹿總司令即派司令部參謀長王書箴率帶大刀隊一小隊又第四師第八旅第十五團第三營第四連兵士一排全身武裝至旃檀寺檢閱使署提取李六

先由檢閱使署李副官帶領兵士六人入李之住室內提李李問兵士云「請我何意」兵士云「到時自知」李覩狀略知梗概急欲作書遣家人兵士止之李又請一見三爺雖死無恨兵士復不許李不肯行兵士挾之李自羈押後國民軍卽禁止吸食鴉片烟癮漸減面龐呈蒼白色髮作西式身著華絲葛狐皮袍外罩黑呢大氅李隨兵士出當將李雙手向後綑綁李伏地大哭以頭觸地兵士挾李登汽車李在車以頭左右撞不止旋由王參謀長令兵士二人在李背後扶之李車左右立大刀隊兵士十二人李出旃檀寺時大呼「馮司令救我三爺救我」不止李車經參謀部外西華門宣武門大街菜市口至天橋車止於先農壇東牆根兵士拖李下車令向西跪王參謀長命兵士在橋西牆上黏貼李之罪狀令排長某執行槍斃彈丸一發李遂與世長辭時正十一時三十分由警察廳代備一棺將其假殮令停放於領屍處以待李之家屬赴領延至是日下午四時警廳因未覓得李之家屬

當將其屍埋在公共墓地。嗣後伏居六國飯店之李妻聞知此訊，遂一面在六國飯店開喪，一面帶同李之老母及家屬等前往公共墓地，將李屍取出，重行裝殮。其妻哭甚哀，路旁觀者甚衆，其諸妾聞已均捲資散去云。

李六在拘囚中呈檢閱使署文

檢閱使鈞鑒。敬稟者竊青自上月奉傳來署，至今一月有餘。迭奉鈞署官長面囑，以奉鈞座傳令青籌款。惟青在北苑時，即將不易籌款情形轉陳鈞座矣。（中略）再青奉傳到署後，所有在處隨青辦事科長科員等均逃他往。青電囑家中派人尋找，迄未找着。是以各款均不能清結。再青在府供職時，即抱病多日，兼神經恍惚。以上各節，係青到鈞署之情形。到署後，又因神經受刺過甚，迭次面告鈞署長官，請轉陳鈞座，格外垂憐諒蒙鈞聽矣。奉籌各款不能即時湊齊，即係以上各情。綜計所籌之款，並籌借各款，實繳到四十萬元。（內有鈞署提鹽業八萬元）謹將青進署經過一切情形縷述鈞

聽仰懇垂鑒俾青早日保出親找經款人員力爲湊齊以上各款而應亟需實爲恩德兩便李彥青謹稟

警衛司令部宣布李氏罪狀文

爲布告事案前奉國民軍總司令部令開爲令行事查前公府收支處處長李彥青品行卑劣性復貪污既登仕版應如何潔身自愛痛改前愆乃豺狼性成變本加厲肆無忌憚無所不爲蒞職以來竟敢窺竊大權擅作威福賣官鬻爵賄賂公行穢跡昭彰已應早付典刑以重國法且此次軍興又復從中漁利剋扣軍餉貽誤戎機於斯爲甚以國法爲兒戲視軍事如弁髦剝吾民之資財惟恐不多吮吾民之膏血惟恐不盡罪惡種種擢髮難數事實具在死有餘辜本總司令民意爲懷志在除奸凡屬民生之蠹莫不剷除務盡藉以保人民之安全而培國家之元氣若該犯李彥青實爲禍國殃民之尤當與國人共棄着交由該司令驗明正身卽日鎗決以申軍法而快人心並

將執行日期具報備查爲要切切此令等因奉此遵卽於本月十五日將該犯李彥青驗明正身執行鎗決除將執行日期另行呈報外合行通告

到時自知

京師大蒜胡同有所謂張鐵口者不知其何許人人向之問休咎答之不出十字之外當前茫然入後自驗以故其門若市戶限爲穿彥青聞其名偕其寵妾往問鐵口答彥青曰「到時自知」彥青不解其意再問其前程仍曰「到時自知」三問則不答矣妾又問己之休咎但書「大限來時各自飛」不禁駭然此次被捕拘旃檀寺某日鎗斃軍士往提李問何往則曰「到時自知」恍然覺悟張鐵口之言大聲號哭其妾聞李之槍斃高飛不知所往又與「大限來時各自飛」之言相合矣異哉

罪狀爲軍閥寫照

彥青槍斃之日牆上有陸軍執法處張貼李之罪狀中有一從中漁利尅扣

軍餉剝吾民之資財。惟恐不多。吮吾民之膏血。惟恐不盡。一云云。論者謂李氏罪固應得。而此切當之罪狀。則一般軍閥與重要官僚公共之罪狀也。民國安得而不亡。不畏強禦之馮將軍。曷不一一槍斃之乎。

生榮死哀

曹錕出新華宮入團城之日。卽爲李彥青槍斃之明日。當日有人報知曹錕痛悼之餘。暈絕數次。次日日出宮路。人見其形容消瘦。無復虎威。兩眼揉紅。淚痕猶溢於面。其傷已之下場耶。抑悲伊人之逝耶。此老畢竟多情。聞張敬堯潘鴻鈞同監相處。已有一月。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亦下同情之涕。特倩某書記代作一祭文。詞意之間。極爲沈痛。並藉以發洩其各爲其主之冤屈。希望聞諸馮將軍。生榮死哀。彥青有焉。

死後之託夢

彥青於槍斃之次夜。其友忽夢彥青之入寢室。速之起而謂之曰。爾知我

之。已。死。乎。一。友。曰。一。知。之。矣。一。彥。青。曰。一。我。之。至。此。欲。訴。不。平。於。爾。耳。我。觀。歷。史。上。奸。雄。往。往。素。性。殘。忍。殺。害。忠。良。我。雖。蒙。三。爺。之。寵。無。言。不。聽。卽。與。我。有。仇。者。未。嘗。肆。行。讒。譖。任。情。搆。陷。置。一。人。於。死。地。我。之。罪。不。過。貪。得。金。錢。耳。今。責。我。以。吮。民。膏。血。尅。扣。軍。餉。彼。滿。廷。官。僚。各。省。軍。閥。多。至。五。六。千。萬。少。亦。數。百。萬。何。莫。非。吮。民。膏。血。尅。扣。軍。餉。之。所。來。乎。乃。於。大。力。袒。護。及。坐。擁。雄。兵。者。不。敢。過。問。而。獨。加。罪。於。我。一。人。豈。得。謂。共。和。國。法。理。之。平。我。縱。不。能。伸。冤。於。生。前。我。必。伸。冤。於。死。後。行。將。上。訴。諸。天。求。末。日。之。審。判。爾。以。此。言。告。諸。世。人。勿。謂。彥。青。之。鬼。不。靈。也。一。言。畢。以。足。蹴。友。瞿。然。而。醒。

保險之受騙

彥。青。被。捕。後。其。母。若。妻。知。前。途。之。必。無。幸。多。方。設。法。奔。走。門。路。仰。面。求。人。急。不。暇。擇。於。是。京。師。一。般。騙。子。流。氓。自。承。爲。保。險。搨。客。日。集。於。其。門。花。言。巧。語。力。任。援。救。婦。女。無。知。信。而。不。疑。或。騙。數。千。金。或。騙。數。百。金。爲。數。約。十。餘。人。不。

僅達賴司愛格林之騙其巨萬也。

李彥青死後之六奶奶

曹錕之嬖倖李彥青已於十二月十五日鎗斃聞李之所以速死實其妻六奶奶有以致之緣李之贓款僅已查悉者現在東交民巷某某兩外國銀行尚有一百五十萬元一爲八十萬一爲七十萬當局責其先交出三十萬李乃命匿居六國飯店之六奶奶往提取但六奶奶新在該飯店又結識一無賴子無賴子因尼之謂愈交愈多其生命則愈險不如以無款卻之六奶奶以爲然靳而不與李催之再三直至限令十四日夜交出六奶奶仍不之允於是。有。十五。日。之。死。是。日。李。伏。法。後。六。奶。奶。尚。安。處。飯。店。中。李。之。老。母。哭。至。飯。店。責。以。名。分。始。勉。強。於。下。午。五。時。往。天。橋。刑。場。收。屍。云。

某君代擬六郎上曹二絕命書

三爺愛鑒儂本寒微猥荷擢拔親侍宵旰膠漆恩深雖在己之願有隆而於

時之報未盡。今者何物。馬二膽敢披猖。既威逼我元首。將禍及於末軀。儂焉何罪。遭此荼毒。死亦不甘。嗚呼。淫威之下。勢所難逃。計惟有挺身挨項。而待之。獨恨頻死不得。一見我親暱之三爺。冤憤莫吐。枉入鄴都。以血和墨。遺書誌別。洵溯去年大選。我三爺得嫡系諸督之捧場。拜金議員之投票。位登大寶。名踐至尊。儂慕斷袖之董賢。餘桃之彌瑕。決然委身事貴。以膺効忠。蒙三爺賞臉。有加垂青。偏至不特諸姨之寵。無以過之。益且獨嬖之驕。有加更甚也。大權承攬。矯令濫施。行政用人。必徵同意。包苴當務。賄賂公行。氣燄熏天。炙手可熱。彼國務總理。以至各部總長。始見而生妒。繼知而思羨。於是皆爲儂迷離。軟化。賚緣以相奉承。聯絡而通聲氣。冀獲吹噓之力。以收指臂之助。其中如□□□□一流人物。結納尤有可稱。故得久居要職。戀棧不去。而我三爺亦依畀之方殷。此則儂疇曩沐恩感德。難報涓埃者也。孰意好夢不常。敗兆立見。我三爺安享尊榮。甫逾一載。關外浙滬遽圖興兵。罔顧親家之誼。

而操同室之戈。差喜子玉請令討伐。付託仔肩。方冀班師奏凱。初尤不料。馬二。糊。獠中途返戈。背主通敵。兵臨城下。逼迫主座。不甯唯是。復縱令所部。橫肆。擢。殘。儂。既。被。執。慘。遭。拷。鞠。皮。鞭。五。十。血。肉。糝。糊。慘。痛。之。情。筆。難。盡。述。若。輦。要。挾。軍。費。五。百。萬。儂。已。儘。存。奉。獻。仍。不。稍。邀。憐。卹。並。此。一。面。而。不。允。求。處。決。驟。聞。精。魂。早。失。哀。哉。傷。哉。復。何。言。哉。伏。念。三。爺。近。體。多。恙。侍。候。須。人。今。抱。兔。死。之。悲。重。喪。雁。行。之。失。尙。祈。制。情。順。變。善。保。茲。身。萬。勿。爲。儂。而。徒。增。悒。悒。儂。生。不。辰。死。無。足。惜。而。今。而。後。將。永。決。矣。將。追。隨。四。爺。於。地。下。矣。誓。必。訴。諸。冥。府。以。雪。此。冤。所。有。生。前。恩。愛。啣。結。不。忘。但。願。來。世。締。並。頭。之。蓮。爲。同。命。之。鳥。儂。書。至。此。儂。心。碎。矣。臨。穎。涕。血。不。知。所。云。

六郎絕筆

某君戲擬曹錕祭李彥青文

維年月日。宜祀之辰。倒瘳總統曹錕。謹以斷香一炷。苦酒一杯。餘桃之果。半

枚○斷○袖○之○帛○一○束○致○祭○於○股○威○將○軍○彥○青○契○弟○之○靈○前○曰○嗚○呼○四○弟○死○矣○六
耶○續○之○胡○天○不○諒○喪○我○如○斯○爾○今○長○逝○我○心○實○悲○猶○記○去○歲○我○入○京○師○黃○沙
鋪○道○汽○車○雲○馳○我○爲○總○統○爾○遂○揚○眉○爾○有○弟○媳○侍○我○依○依○供○爾○枕○席○惟○我○有
姨○憂○我○貧○乏○爲○刮○地○皮○賣○官○鬻○缺○實○爾○主○持○刻○扣○軍○餉○化○公○爲○私○大○權○獨○掌
孰○敢○爾○違○支○票○簽○出○萬○金○一○揮○至○於○瑣○事○許○爾○便○宜○烟○燒○鴉○片○翡○翠○槍○吹○清
斯○濯○足○脚○桶○先○移○登○諸○衽○席○雲○佈○雨○施○跨○下○之○辱○處○之○怡○怡○股○肱○之○倚○舍○爾
其○誰○心○腹○之○事○惟○爾○可○知○相○期○白○首○莫○辨○雄○雌○何○意○馬○二○忽○反○京○畿○秀○才○戰
敗○諸○子○流○離○網○羅○四○面○嗟○爾○身○罹○耶○當○縲○綆○誰○復○追○隨○蓮○花○玉○股○難○任○鞭○笞
我○聞○此○訊○淚○如○珠○垂○奈○何○徒○喚○我○力○實○微○嗚○呼○噫○嘻○某○月○某○時○傷○爾○弔○爾○畢
命○之○期○彈○丸○一○粒○送○爾○西○歸○舊○時○富○貴○回○首○都○非○淒○淒○切○切○雄○燕○分○飛○形○單
影○隻○想○望○成○癡○從○今○一○別○難○見○丰○姿○恨○彼○馬○二○怨○彼○紅○氍○寢○皮○食○肉○難○慰○我
思○招○魂○祭○爾○爾○其○來○茲○嗚○呼○哀○哉○伏○維○尙○饗○

某君詠李彥青詩

某君詠李彥青詩載於某報上其題爲兔爲犧三字并有小序曰報載馮軍入京李六郎首先被捕此實一大快事也爲之浮一大白詩云恩寵於今冠等儕餘桃風味美於回春明一霎驚颿起狡兔居然入網來



附新聞報所載李彥青事

李彥青。山東人。向在營口浴堂充擦背之役。曹錕在奉天充統領時。頗賞識之。招之宅中。派充護兵。妻以婢女。夫婦均得寵倖。遂由護兵升馬弁。巡捕兼辦軍需。所有曹之私財。均歸其掌管。雖曹氏子姪。昆季。不能與聞。其信任之專如此。賄選成功。曹竊踞高位。李充公府收支處長。兼平市官錢局督辦。復授以將軍固一時之紅人也。論其地位。不過司出納。然以曹信任。故始則凡來賓。非先關白。彥青不能見。曹見時。彥青復坐於側。監視之。使來賓不得盡其詞。厥後。竟代曹批閱文電。非得彥青同意。不能蓋印。其權勢之大。莫之與京。閣員如王克敏。程克陸。錦尤。詔事之。以程最密切。其穢史外間多知之。無待贅述。彥青之結怨於人者。則在無錢不行。凡發軍餉。均打六折。其四成飽入私囊。故數年間。積資千萬。其保府新建築之花園。與北京西城堂子胡同。

住宅。幾。比。王。侯。府。第。皆。軍。閥。所。報。効。者。賣。官。鬻。爵。視。爲。當。然。以。記。者。所。知。有。三。事。其。細。大。不。捐。尤。可。令。人。驚。異。(一)直隸同鄉老輩集資爲南皮張文襄公刻書曹錕捐洋五千元彥青非坐扣一半不肯照發相持一年之久分文未領。(二)內務部之特褒(仿前清旌表)每月一次由總統府頒給匾額每一匾用一印彥青非索八元不可內務部以款無所出未遂其欲褒揚積壓至十閱月之久不頒匾額。(三)曹錕就職勒令印鑄局代鑄紀念章代價二萬五千元錕已照發彥青僅給七千元不足之數遂將局員薪俸墊入以至該局一年之久不能領薪觀於上述三事以例其餘彥青之貪橫真死有餘辜矣。



= 上海宏文圖書館出版 =

□ 狸貓換太子

一册

二角

□ 王華買父

一册

二角

□ 紅菱豔

一册

二角

□ 呆徒富貴

一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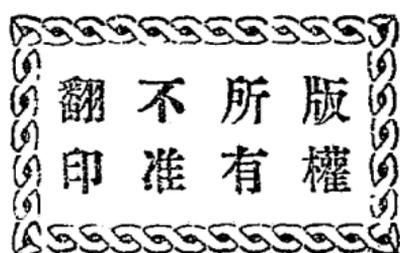
二角

= 上海大東書局代發行 =

攝
L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三版

人妖李彥青（全一册）
（每部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著者 燕北閒人

發行者 警世社書店

印刷者 警世社書店

發行所 警世社書店

